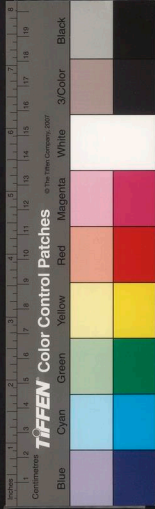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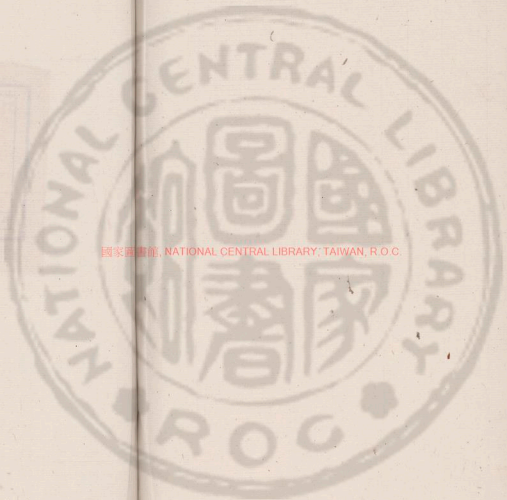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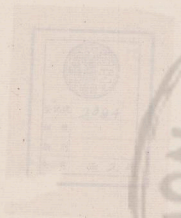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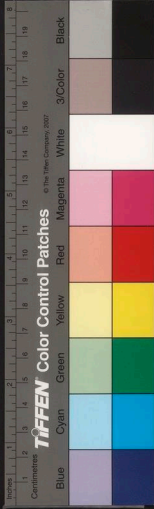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195751 v.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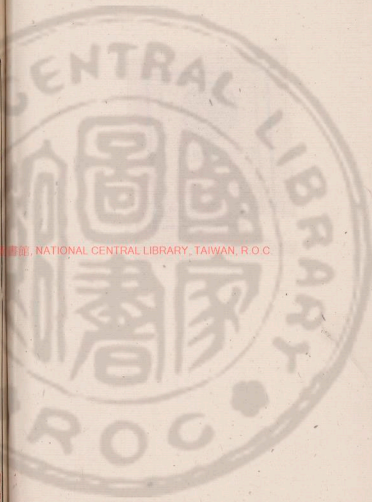


古列女傳序

古列女傳八篇劉向所序也向爲漢成帝光祿大夫
當趙后姊娣嬖寵時奏此書以諷宮中其文美刺詩
書已來女德善惡繫於家國治亂之效者故有母儀
賢明仁智貞慎節義辯通孽嬖等篇而各頌其義圖
其狀總爲卒篇傳如太史公記頌如詩之四言而圖
爲屏風云然世所行班氏注向書乃分傳每篇上下
并頌爲十五卷其十二傳無頌三傳其同時人五傳
其後人而通題曰向撰題其頌曰向子歆譔與漢史
不合故崇文總目以陳嬰母等十六傳爲後人所附
予以頌攷之每篇皆十五傳耳則凡無頌者宜皆非
向所奏書不特自陳嬰母爲斷也頌有齊倉公女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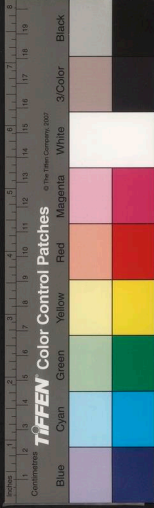
古列女傳序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亦漢時人而秦已上女史見於他書而此顧不錄者猶衆亦不特周郊婦等四人而已頌云畫之屏風而史有頌圖在八篇中今直祕閣呂縉叔集賢校理蘇子容象山令林次中各言嘗見母儀賢明四卷於江南人家其畫爲古佩服而各題其頌像側然崇文及三君北游諸藏書家皆無此本不知其傳果向之頌圖歟抑後好事者據其頌取古佩服而圖之歟莫得而攷已余讀向書每愛其文嘉其志而惜其所序散亡脫繆於千歲之間幸存而完者此一書耳復爲他手竄疑於其真故并錄其目而以頌證之刪爲八篇號古列女傳蓋凡以列女名書者皆祖之劉氏故云餘二十傳其文亦奧雅可喜非魏晉諸史所能作也

故又自周郊婦至東漢梁嬀等以時次之別爲一篇號續列女傳余友介甫嘗謔余曰子政述諸狂女而成書證其君迂哉其所學也子何區區喜治之耶余以謂先王之俗旣熄學士大夫誦詩書脩仁義進取當路之功有卓犖顯赫若不可攀者試窮其迹其不槩於聖人多矣然聖人之道亦未嘗廢狂狷也況女子哉且其所列其惡者固足以垂家國之戒狂者雖未中禮義而壹志於善行成於房闈使其皆遭先王之俗追琢其質而充其美自家形國則雖列於賢妃治臣著之詩書可也余是以閱其不幸而與向之舉於其君固有直諒多聞之益也竊明而存之以告後世君子何尤焉嘉祐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長樂王回



序并撰

劉向古列女傳目錄

漢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編撰

明黃曾曾 贊

第一卷

母儀傳

惟若母儀賢聖有智行為儀表言則中義胎養子孫以漸教化既成以德致其功業姑母察此不可不法

有虞二妃

棄母姜嫄

契母簡狄

啓母塗山

湯妃有娵

周室三母

衛姑定姜

齊女傳母

鄒孟軻母

魯季敬姜

楚子發母

魯之母師



魏芒慈母

齊田稷母

第二卷

賢明傳

惟若賢明廉正以方動作有節言成文章咸曉事
理知世紀綱循法興居終日無殃妃后賢焉

周宣姜后

齊桓衛姬

晉文齊姜

秦穆公姬

楚莊樊姬

周南之妻

宋鮑文宗

晉趙衰妻

陶谷子妻

柳下惠妻

魯黔婁妻

齊相御妻

楚接輿妻

楚老萊妻

楚於陵妻

第三卷

仁智傳

惟若仁智豫識難易原度天道禍福所移歸義從
安危險必避專專小心永懼匪懈夫人省茲榮名

必利

密康公母

楚武鄧曼

許穆夫人

曹僖氏妻

孫叔敖母

晉伯宗妻

衛靈夫人

齊靈仲子

魯臧孫母

晉羊叔姬

晉范氏母

魯公乘奴

魯漆室女

魏曲沃負

趙將括母

第四卷

貞順傳

惟若貞順脩道正進避嫌遠別為必可信終不更二
天下之俊勤正潔行精專謹慎諸姬觀之以為法訓



召南申女	宋恭伯姬	衛宣夫人
蔡人之妻	黎莊夫人	齊孝孟姬
息君夫人	齊杞梁妻	楚平伯嬴
楚昭貞姜	楚白貞姬	衛宗二順
魯寡陶嬰	梁寡高行	陳寡孝婦

第五卷

節義傳

惟若節義必先無避好善慕節終不肯義誠信勇敢
 何有險詖義之所在赴之不疑姜妣法斯以為世基

魯孝義保	楚成鄭瞽	晉圍懷羸
楚昭越姬	蓋將之妻	魯義姑姊
代趙夫人	齊義繼母	魯秋潔婦

第六卷

辯通傳

惟若辯通文辭可從連類引譬以投禍凶推推一切
 後不復重終能一心開意甚公妻妾則焉為世所誦

周主忠妾	魏節乳母	梁節姑姊
珠崖二義	邵陽友姊	京師節女
齊管妾婧	楚江乙母	晉弓工妻
齊傷攄女	楚野辯女	阿谷處女
趙津女娟	趙佛聆母	齊威虞姬
齊鍾離春	齊宿瘤女	齊孤逐女
楚處莊姪	齊女徐吾	齊太倉女

第七卷



孽嬖傳

惟若孽嬖亦甚媢易淫妒熒惑首節棄義指是為非

終被禍敗

夏桀末喜

殷紂妲己

周幽褒姒

衛宣公姜

魯桓文姜

魯莊哀姜

晉獻驪姬

魯宣繆姜

陳女夏姬

齊靈聲姬

齊東郭姜

衛二亂女

趙靈吳女

楚考李后

趙悼倡后

第八卷

續列女傳

周郊婦人

陳辯女

聶政姊

王孫氏母

陳嬰母

王陵母

雋不疑母

續仁智張湯之母

續仁智楊夫人

嚴延年母

續仁智霍夫人

續賢明漢馮昭儀

右十二傳漢成帝前人

王章妻女

續仁智班女婕妤

趙飛燕姊姊

續孽嬖漢孝平王后

更始韓夫人

續孽嬖梁鴻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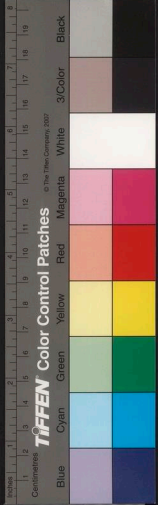
明德馬后

續母儀梁夫人

右三傳成帝同時人五傳後時人而皆班氏前人

人或同時人並無頌

古劉向列女傳目錄終



古劉向列女傳卷之一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
母瞽叟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
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
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
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恭
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
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

黃魯曾

景因校正



古劉向列女傳卷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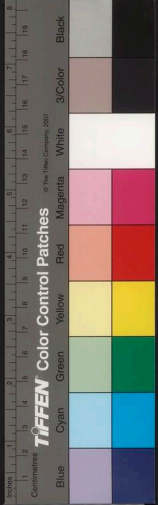
母儀傳

有虞二妃

有虞二妃者帝堯之二女也長娥皇次女英舜父頑母瞽叟號瞽叟弟曰象敖游於嬖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四嶽薦之於堯堯乃妻以二女以觀厥內二女承事舜於畎畝之中不以天子之女故而驕盈怠嫚猶謙恭儉思盡婦道瞽叟與象謀殺舜使塗廩舜歸告二女曰父母使我塗廩我其往二女曰往哉舜既治廩乃

黃魯曾

景因校正



捐階瞽叟焚廩舜往飛出象復與父母謀使舜浚井
舜乃告二女二女曰俞往哉舜往浚井格其出入從
掩舜潛出時旣不能殺舜瞽叟又速舜飲酒醉將殺
之舜告二女二女乃與舜藥浴注遂往舜終日飲酒
不醉舜之女弟繫伶之與二嫂諧父母欲殺舜舜猶
不怨怒之不已舜往于田號泣日呼旻天呼父母惟
害若茲思慕不已不怨其弟篤厚不怠旣納于百揆
宥于四門選于林木入于大麓堯試之百方每事常
謀於二女舜旣嗣位并爲天子娥皇爲后女英爲妃
封象于有庠事瞽叟猶若焉天下稱二妃聰明貞仁
舜陟方死於蒼梧號曰靈華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
謂之湘君君子曰二妃德純而行篤詩云不顯惟德

百辟其刑之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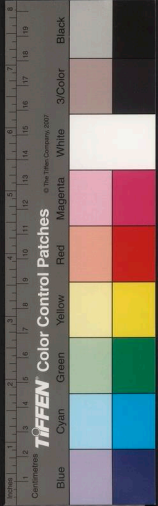
元始二妃 帝堯之女 嬪列有虞 承舜於下
以尊事卑 終能勞苦 瞽叟和寧 卒享福祐

贊曰

內治動君 妻女觀內 婦道克全 贊以順懟
孝弟至矣 伊二女遂 江湘不泯 德美作對

棄母姜嫄

棄母姜嫄者郤侯之女也當堯之時行見巨人跡好
而履之歸而有娠浸以益大心怪惡之下筮裡祀以
求無子終生子以爲不祥而棄之隘巷牛羊避而不
踐乃送之平林之中後伐平林者咸薦之覆之乃取



置寒氷之上飛鳥僵翼之姜嫄以爲異乃收以歸因
命曰棄姜嫄之性清靜專一好種稼穡及棄長而教
之種樹桑麻棄之性明而仁能育其教卒致其名堯
使棄居稷官更國郃地遂封棄於郃號曰后稷及堯
崩舜即位乃命之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其後世世居稷至周文武而興爲天子君子謂姜嫄
靜而有化詩云赫赫姜嫄其德不同上帝是依又曰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此之謂也

頌曰

棄母姜嫄 清靜專一 履跡而孕 懼棄於野
鳥獸覆翼 乃復收恤 卒爲帝佐 毋道既畢

贊曰

履跡生子

棄而後收

稷種之教

能育以

郃封其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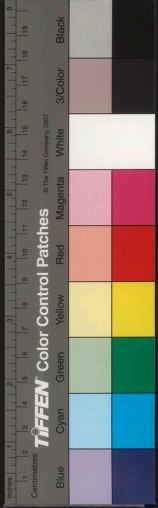
舜用后稷

而徵於詩

毋德矣矣

契母簡狄

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娣
浴於玄丘之水有玄鳥銜卵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
狄與其妹娣競往取之簡狄得而含之誤而吞之遂
生契焉簡狄性好人事之治上知天文樂於施惠及
契長而教之理順之序契之性聰明而仁能育其教
卒致其名堯使爲司徒封之於亳及堯崩舜即位乃
勅之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
教在寬其後世世居亳至殷湯興爲天子君子謂簡
狄仁而有禮詩云有娥方將立子生商又曰天命玄



鳥降而生商此之謂也

頌曰

契母簡狄 敦仁勵翼 吞卵產子 遂自修飾
教以事理 推恩有德 契為帝輔 盖母有力

贊曰

玄丘遇瑞 命鳥自天 以人事治 率子長焉
司徒汝作 仁禮惟莫 有娥之女 母道濯濯

啓母塗山

啓母者塗山氏長女也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辛壬
癸甲啓呱呱泣禹去而治水惟荒度土功三過其家
不入其門塗山獨明教訓而致其化焉及啓長化其
德而從其教卒致令名禹為天子而啓為嗣持禹之

功而不殞君子謂塗山疆於教誨詩云釐爾士女效
以孫子此之謂也

頌曰

啓母塗山 維配帝禹 辛壬癸甲 禹往敷土
啓呱呱泣 母獨論序 教訓以善 卒繼其父

贊曰

塗山之慶 禹實配之 土功惟棘 生子離之
子化從母 令名翊翊 易禪為繼 考諸釐爾

湯妃有嬖

湯妃有嬖者有嬖氏之女也殷湯娶以為妃生仲壬
外丙亦明教訓致其功有嬖之妃湯也統領九嬪後
宮有序咸無妬媚逆理之人卒致王功君子謂妃明



而有序詩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賢女能爲君子
和好衆妾其有嬖之謂也

頌曰

湯妃有嬖 賢行聰明 媵從伊尹 自夏適殷
勤慤治中 九嬪有行 化訓內外 亦無愆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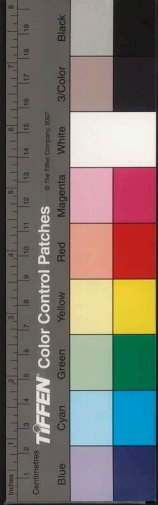
贊曰

有嬖殷娶 內功是極 統領德行 九嬪無逆
明而有序 君子謂之 窈窕之詩 可以歌之

周室三母

三母者太姜太任太妣○太姜者王季之母有呂氏
之女太王娶以爲妃生太伯仲雍王季貞順率道靡
有過失太王謀事遷徙必與太姜君子謂太姜廣於
德教德教本也而謀事次之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
馬率西水滸至於歧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此之謂
也蓋太姜淵智非常雖大王之賢聖亦與之謀其知
大王仁恕必可以比國人而景附矣

大任者文王之母摯任氏中女也王季娶爲妃太任
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有娠目不視惡色耳
不聽淫聲口不出教言能以胎教洩於豕牢而生文
王文王生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君子謂太
任爲能胎教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踣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于邪色
耳不聽于淫聲夜則令警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
形容端正才德必過人矣故妊子之時必慎所感感



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人生而肖父母者皆其丹戚
於物故形音肖之文王母可謂知肖化矣

大妣者武王之母禹后有嬖妣氏之女仁而明道文
王嘉之親迎于渭造舟爲梁及入大妣思媚太姜大
任旦夕勤勞以進婦道大妣號曰文母文王理陽道
而治外文母理陰道而治內大妣生有十男長伯邑
考次則武王發次則周公旦次則管叔鮮次則蔡叔
度次則曹叔振鐸次則霍叔武次則成叔處次則康
叔封次則躡季載太妣教誨十子自少及長未嘗見
邪僻之事及其長文王繼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
德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
不矢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

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
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
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
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蓋十子
之中惟武王周公成聖要其安民以播烈光制禮以
廣達孝而言之則盛德自然著矣若管蔡監殷而畔
乃人才質不同有不可以少加重任者易曰力小而
任重鮮不及矣及思其受教之時未必至於斯也豈
可以累太妣耶故君子謂太妣仁明而有德詩曰大
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
顯其光又曰太妣嗣徽音則百斯男此之謂也



頌曰

周室三母

太姜任姒

文武之興

蓋由斯起

太姒最賢

號曰文母

三姑之德

亦甚大矣

太姜贊曰

懿哉太姜

賢順靡失

遷國有謀

作太王翼

三聖爲子

出繼兩得

德教之廣

考詩不忒

太任贊曰

王妃太任

性德合一

脩飭有娠

聖子天錫

何天錫之

教一識百

胎教有聲

萬世不易

太姒

思媚太姒

舟梁來只

勤進婦道

治內有以

號爲文母

教誨十子

仁明有德

君子

衛姑定姜

衛姑定姜者衛定公之夫人公子之母也公子既娶而
死其婦無子畢三年之喪定姜歸其婦自送之至於
野思愛哀思悲心感慟立而望之揮泣垂涕乃賦詩曰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不及泣
涕如雨送去歸泣而望之又作詩曰先君之思以畜寡
人君子謂定姜爲慈姑過而之厚定公惡孫林父孫林父
奔晉晉侯使卻擘爲請還定公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
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而弗許將亡雖惡之不
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夫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定
公遂復之君子謂定姜能遠患難詩曰其儀不忒正是
四國此之謂也定公卒立



敬妣之子衍爲君是爲獻公獻公居喪而慢定姜既哭而息見獻公之不哀也不內食飲嘆曰是將敗衛國必先害善人夫禍衛國也夫吾不獲縛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縛者獻公弟子鮮也賢而定姜欲立之而不得後獻公暴虐慢侮定姜卒見逐走出亡至境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於廟定姜曰不可若令無神不可誣有罪若何告無罪也且公之行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其後賴縛力獻公復得反國君子謂定姜能以箴教詩云我言惟服此之謂也鄭皇耳率師侵衛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曰兆如山林有夫出征而喪其類定姜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獲鄭皇耳於大丘君子謂定姜達於事情詩云左之左之君子宜之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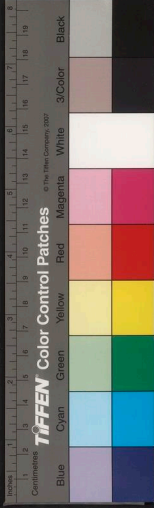
衛姑定姜 送婦作詩 恩愛慈惠 泣而望之
數諫獻公 得其罪尤 聰明遠識 麗於文辭

贊曰

內悲子婦 外忍卿嗣 定姜之賢 二德其是
社稷爲圖 辭教爲能 外患斷卜 達於事情

齊女傳母

傳母者齊女之傳母也女爲衛莊公夫人號曰莊姜



姜交好始往操行衰情心滯洸冶容傳母見其婦道
不正諭之云子之家世尊榮當爲民法則子之質
聰達於事當爲人表式儀貌壯麗不可不自修整衣
錦網裳飾在輿馬是不貴德也乃作詩曰碩人其頤
衣錦網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
譚公維私砥厲女之心以高節以爲人君之子弟爲
國君之夫人尤不可有邪僻之行焉女遂感而自修
君子善傳母之防未然也莊姜者東宮得臣之妹也
無子姆戴嬀之子桓公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
驕而好兵莊公弗禁後州吁果殺桓公詩曰母教猥
升木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傳母

防女未然

稱列先初

莫不尊

作詩明指

使無辱先

莊姜姆妹

卒能脩身

贊曰

傳母先邪

克諭莊姜

碩人之詩

厥辭洋洋

俾自修飭

善非已得

不辱其先

終賴防力

鄒孟軻母

鄒孟軻之母也號孟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遊
爲墓間之事踴躍築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居處子
乃去舍市傍其嬉戲爲賈人銜賣之事孟母又曰此
非吾所以居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遊乃設
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之及
孟子長學六藝卒成大儒之名君子謂孟母善以漸



化詩云彼姝者子何以予之此之謂也自孟子之少也既學而歸孟母方績問曰學所至矣孟子曰自若也孟母以刀斷其織孟子懼而問其故孟母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是以居則安寧動則遠害今而廢之是不免於廝役而無以離於禍患也何以異於織績而食中道廢而不爲寧能衣其夫子而長不之糧食哉女則廢其所食男則墮於修德不爲竊盜則爲虜役矣孟子懼旦夕勤學不息師事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君子謂孟母知爲人母之道矣詩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此之謂也孟子既娶將入私室其婦袒而在內孟子不悅遂去不入婦辭孟母而求去曰妾聞夫婦之道私室不與焉今者妾竊墮在室而夫子見妾勃然不悅是客妾也婦人之義蓋不容宿請歸父母於是孟母召孟子而謂之曰夫禮將入門問執存所以致敬也將上堂聲必揚所以戒人也將入戶視必下恐見人過也今子不察於禮而責禮於人不亦遠乎孟子謝遂置其婦君子謂孟母知禮而明於姑母之道孟子處齊而有憂色孟母見之曰子若有憂色何也孟子曰不敏異日間居擁楹而歎孟母見之曰鄉見子有憂色曰不也今擁楹而歎何也孟子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諸侯不聽則不達其上聽而不用則不踐其朝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夫婦人之禮精五飴慕酒



樂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以言婦人無擅制之義而有三從之道也故年少則從乎父母出嫁則從乎夫夫死則從乎子禮也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君子謂孟母知婦道詩云載色載笑匪怒匪教此之謂也

項曰

孟子之母 教化列分 處子擇藝 使從大倫
子學不進 斷機示焉 子遂成德 爲當世冠

孟母贊曰

母何聖善 能教則然 墓市學宮 非可屢遷
女事若休 示學靡全 成此名儒 莫由已焉

孟母贊曰

夫子之道 以禮與婦 婦辭墮禮 乃愧心惰
匪容而親 義合則固 謝訓始留 偕老克酬

魯季敬姜

魯季敬姜者莒女也號戴已魯大夫公父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博達知禮穆伯先死敬姜守養文伯出學而還歸敬姜側目而盼之見其友上堂從後階降而却行奉劍而正履若事父兄文伯自以爲成人矣敬姜召而數之曰昔者武王罷朝而結絲絲絕左右顧無可使結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諫臣五人日舉過者三人故能成伯業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



髮所執贄而見於窮閭隘巷者七十餘人故能存周
室彼二聖一賢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其所
與遊者皆過已者也是以日益而不自知也今以子
年之少而位之卑所與遊者皆爲服役子之不益亦
以明矣文伯乃謝罪於是乃擇嚴師賢友而事之所
與遊處者皆黃耄倪齒也文伯引枉擻捲而親饋之
敬姜曰子成人矣君子謂敬姜備於教化詩云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文伯相魯敬姜謂之曰吾
語汝治國之要盡在經矣夫幅者所以正曲枉也不
可不彊故幅可以爲將畫者所以均不均服不服也
故畫可以爲正物者所以治蕪與莫也故物可以爲
都大夫持交而不失出入不絕者捆也捆可以爲天

行人也推而律引而來者綜也綜可以爲開內之
主多少之數者均也均可以爲內史服重任行遠道
正直而固者軸也軸可以爲相舒而無窮者摘也摘
可以爲三公文伯再拜受教文伯退朝朝敬姜敬姜
力績文伯曰以歎之家而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其
以歎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吾子備
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處民也擇瘠土
而處之勞其民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心思
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
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嚮義勞也是故天子大采朝
日與三公九卿組織施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
使師尹維旅牧宣敬民事少采夕月與太史司載糾



度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樂盛而後卽安諸侯朝脩天子之業令畫考其國夕省其典刑夜徹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卽安卿大夫朝考其職畫講其庶政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卽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隸夕而習復夜而討過無憾而後卽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自以怠王后親織玄紵公侯之夫人加之以絃綖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剌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効績否則有辟古之制也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自上以下誰敢淫心舍力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意惰其何以確吾冀而朝夕脩我曰必無

廢先人爾今也曰君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余懼伯之絕嗣也仲尼聞之曰弟子記之季氏之婦不淫矣詩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言婦人以織績爲公事者也休之非禮也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堵父爲客羞鼈焉爲小堵父怒相延食鼈堵父辭曰將使鼈長而食之遂出敬姜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人何有而使夫人怒遂逐文伯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君子謂敬姜爲慎微詩曰我有旨酒嘉賓式讌以樂言尊賓也文伯卒敬姜戒止妾曰吾聞之好內女死之好外士死之今吾子天死吾惡其以好內聞也二三婦之辱共祀先祀者請毋瘞色毋揮涕毋陷膺毋憂容有降服毋加服從禮而靜



是昭吾子仲尼聞之曰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
父氏之婦知矣欲明其子之令德詩曰君子有穀賂
厥孫子此之謂也敬姜之處喪也朝哭穆伯暮哭文
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
下有章敬姜嘗如季氏康子在朝與之言不應從之
及寢門不應而入康子辭於朝而入見曰肥也不得
聞命毋乃罪耶敬姜對曰子不聞耶天子及諸侯合
民事於內朝自卿大夫以下合官職於外朝合家事
於內朝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焉上下同之夫外朝
子將業君之官職焉內朝子將庀季氏之政焉皆非
吾所敢言也康子嘗至敬姜闈門而與之言皆不踰
闈祭悼子康子與焉酢不受徹俎不具不禮
繹不盡飲則不退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詩

曰女也不爽此之謂也

頌曰

文伯之母

號曰敬姜

通達知禮

德行光明

匡子過失

教以法理

仲尼賢焉

列爲慈母

贊曰

敬姜善教

始言下人

繼以相道

治要在經

因績有發

戒在淫心

慎微明德

慈母可稱

楚子發母

楚將子發之母也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於王因歸
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并分
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



秦秦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而不內使人數之
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醇酒一甌王使
人往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
卒戰自五也異日有獻一囊糗糒者王又以賜軍士
分而食之甘不踰隘而戰自十也今子爲將士卒并
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豢黍粱何也詩不云乎
好樂無荒良士休休言不失和也夫使人入於死地
而自康樂於其上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
也無入吾門子發於是謝其母然後內之君子謂子
發母能以教誨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發之母

刺子驕泰

將軍稻粱

士卒菽粒

責以無禮

不得人力

君子嘉焉

編於母

贊曰

爲將之道

宜和士卒

勾踐克君

酒糒是及

上何芻豢

下何菽粒

子謝子罪

毋成母德

魯之母師

母師者魯九子之寡母也臘日休作者歲祀禮事畢
悉召諸子謂曰婦人之義非有大故不出夫家然吾
父母家幼稚歲時禮不理吾從汝謁往監之諸子皆
頓首許諾又召諸婦曰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專制
之行少繫父母長繫於夫老繫於子今諸子許我歸
視私家雖踰正禮願與少子俱以備婦人出入之制
諸婦其慎房戶之守吾夕而友於是使少子僕歸辨



家事天陰還失早至閭外而止夕而入魯大夫從臺上見而怪之使人間視其居處禮節甚脩家事甚理使者還以狀對於是大夫召毋而問之曰一日從坵方來至閭而止良久夕乃入吾不知其故甚怪之是以問也毋對曰妾不幸早失夫獨與九子居臘月禮畢事間從諸子謂歸視私家與諸婦孺子期夕而又妾恐其醜醜醉飽人情所有也妾及太早不敢復反故止閭外期盡而入大夫美之言於穆公賜毋尊號曰毋師使明請夫人夫人諸姬皆師之君子謂毋師能以身教夫禮婦人未嫁則以父母為天既嫁則以夫為天其喪天毋則降服一等無二天之義也詩云出宿于濟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頌曰

九子之毋 誠知禮經 謁歸還返 不掩人情
德行既備 卒蒙其榮 魯君賢之 號以尊名

贊曰

三從之義 寡毋是明 視私曰還 失早以陰
臺上之見 大夫感心 尊為毋師 以禮得名

魏芒慈毋

魏芒慈毋者魏孟陽氏之女芒邠之後妻也有三子前妻之子有五人皆不愛慈毋遇之甚異猶不愛慈毋乃命其三子不得與前妻子齊衣服飲食起居進退甚相遠前妻之子猶不愛於是前妻中子犯魏王令當死慈毋憂憾悲哀帶圍減尺朝夕勤勞以救其



罪人有謂慈母曰何爲勤勞憂懼如此慈母曰如妾
親子雖不愛妾猶救其禍而除其害獨於假子而不
爲何以異於凡母其父爲其孤也而使妾爲其繼母
繼母如母爲人母不能愛其子可謂慈乎親其親而
偏其假可謂義乎不慈且無義何以立於世彼雖不
愛妾安可以忘義乎遂說之魏安釐王聞之高其義
曰慈母如此可不赦其子乎乃赦其子復其家自此
五子親附慈母雍雍若一慈母以禮義之漸率導八
子咸爲魏大夫卿士各成於禮義君子謂慈母一心
詩云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淋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
一兮心如結兮言心之均一也尸鳩以一心養七子
君子以一儀養萬物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以
事一君此之謂也

頌曰

昔卯之妻 五子後母 慈惠仁義 扶養假子
雖不吾愛 拳拳若親 繼母若斯 亦誠可尊

贊曰

母有一心 子無前後 乃勤乃愛 禍害是救
待假踰親 父孤爲厚 詩以詠之 尸鳩不終

齊田稷母

齊田稷子之母也田稷子相齊受下吏之貨金百鎰
以遺其母母曰子爲相三年矣祿未嘗多若此也豈
修士大夫之費哉安所得此對曰誠受之於下其母
曰吾聞士修身潔行不爲苟得竭情盡實不行詐僞



非義之事不計於心非理之利不入於家言行若一
情貌相副今君設官以待子厚祿以奉子言行則可
以報君夫為人臣而事其君猶為人子而事其父也
盡力竭能忠信不欺務在効忠必死奉命廉潔公正
故遂而無患今子反是遠忠矣夫為人臣不忠是為
人子不孝也不義之財非吾有也不孝之子非吾子
也子起田稷子慙而出反其金自歸罪於宣王請就
誅焉宣王聞之大賞其母之義遂舍稷子之罪復其
相位而以公金賜母君子謂稷母廉而有化詩曰彼
君子兮不素飧兮無功而食祿不為也況於受金乎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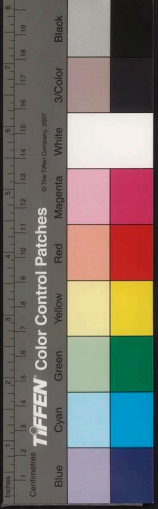
田稷之母 廉潔正直 貢子受金 以為不德

忠孝之事 盡材竭力 君子受祿 終不素食

贊曰

母教子忠 忠以廉潔 不廉不忠 兩無以竭
反金歸罪 稷子用說 賞義之賜 報其化協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一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

賢明傳

周宣姜后

周宣姜后者齊侯之女也賢而有德事非禮不言行非禮不動宣王常早卧晏起后夫人不出房姜后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毋通言於王曰妾之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窮欲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寔自生過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興之名君子謂姜后善於威儀而有德行夫禮后夫人御於君以燭進至於君所滅燭適房



中脫朝服衣襄服然後進御于君鷄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后夫人鳴佩而去詩曰威儀抑抑德音秩秩又曰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夫婦人以色親以德固姜氏之德行可謂孔膠也

頌曰

嘉茲姜后 厥德孔賢 由禮動作 臣配周宣
引過推讓 宣王悟焉 夙夜崇道 為中興君

贊曰

德禮齊女 脫簪規君 周王改過 中興成名
抑抑秩秩 詩詞云云 惟斯賢后 可以是鳴

齊桓衛姬

行姬者衛侯之女齊桓公之夫人也桓公好淫樂衛姬為之不聽鄭衛之音桓公用管仲寧戚行**霸道**諸侯皆朝而衛獨不至桓公與管仲謀伐衛朝入闈衛姬望見桓公脫簪珥解環佩下堂再拜曰願請衛之罪桓公曰吾與衛無故姬何請邪對曰妾聞之人君有三色顯然喜樂容貌淫樂者鐘鼓酒食之色寂然清靜意氣沉抑者喪禍之色忿然充滿手足矜動者攻伐之色今妾望君舉趾高色厲音揚意在衛也是以請也桓公許諾明日臨朝管仲趨進曰君之蒞朝也恭而氣下言則徐無伐國之志是釋衛也桓公曰善乃立衛姬為夫人號管仲為仲父曰夫人治內管仲治外寡人雖愚足以立於世矣君子謂衛姬信而有行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頌曰

齊桓衛姬 忠欵誠信 公好淫樂 姬為修身
望色請罪 桓公加焉 厥使治內 立為夫人

贊曰

賢矣衛姬 不聽溺音 望君伐色 解難於親
管仲同摠 內外分經 幸哉齊桓 有是夫人

晉文齊姜

齊姜齊桓公之宗女晉文公之夫人也初文公父獻
公納驪姬譖殺太子申生文公號公子重耳與舅犯
奔狄適齊齊桓公以宗女妻之遇之甚善有馬二十
乘將死於齊曰人生安樂而已誰知其他子犯知文
公之安齊也欲行而患之與從者謀於桑下蠶妾在

焉妾生日姜氏姜殺之而言於公子曰從者將以子行

奪者吾已除之矣公子必從不可以貳貳無成命自
子去晉晉無寧歲天未亡晉有晉國者非子而誰子
其勉之上帝臨子貳必有咎公子曰吾不動必死於
此矣姜曰不可周詩曰莘莘征夫每懷靡及夙夜征
行猶恐無及况欲懷安將何及矣人不求及其能及
亂不長世公子必有晉公子不聽姜與舅犯謀醉載
之以行酒醒公子以戈逐舅犯曰若事有濟則可無
所濟吾食舅氏之肉豈有饜哉遂行過曹邾鄭楚而
入秦秦穆公乃以兵內之於晉晉人殺懷公而立公
子重耳是為文公迎齊姜以為夫人遂伯天下為諸
侯盟主君子謂齊姜潔而不瀆能育君子於善詩曰



彼美孟姜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姜公正 言行不忘 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

公子不聽 姜與犯謀 醉而載之 卒成霸基

贊曰

公子安齊 姜氏勉晉 周詩歌之 征行莫聽

醉載之謀 戈逐已定 遂霸主盟 為彼美盛

秦穆公姬

穆姬者秦穆公之夫人晉獻公之女太子申生之同

母姊與惠公異母賢而有義獻公殺太子申生遂群

公子惠公號公子夷吾奔梁及獻公卒得因秦立始

即位穆姬使納群公子曰公族者君之根本惠公不

用又背秦路晉饑請粟於秦秦與之秦饑請粟於晉

晉不與秦遂興兵與晉戰獲晉君以歸秦穆公曰掃

除先人之廟寡人將以晉君見穆姬聞之乃與太子

瑩公子弘與簡璧衰經履薪以迎且告穆公曰上天

降災使兩君罷以玉帛相見乃以興戎婢子娣姒不

能相教以辱君命晉君朝以入婢子夕以死惟君其

圖之公懼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君以

功歸今以喪歸將焉用遂改館晉君饋以七牢而遣

之穆姬死穆姬之弟重耳入秦秦送之晉是為晉文

公太子瑩思母之恩而送其舅氏也作詩曰我送舅

氏日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君子曰慈母生孝

子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穆姬之謂也



頌曰

秦穆夫人 晉惠之姊 秦執晉君 夫人流涕
痛不能救 乃將赴死 穆公義之 遂釋其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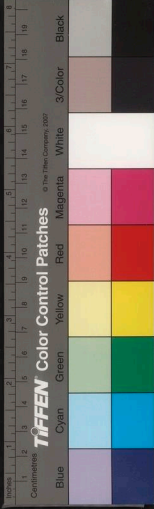
贊曰

惠公拒善 遂結秦讐 廟見之危 穆姬敬信
灵臺改館 得以及晉 思恩送舅 後徵孝靈

楚莊樊姬

楚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莊王即位好狩獵樊姬諫
不止乃不食禽獸之肉王改過勤於政事王嘗聽朝
罷晏姬下殿迎曰何罷晏也得無饑倦乎王曰與賢
者語不知饑倦也姬曰王之所謂賢者何也曰虞丘
子也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曰虞丘子賢

則賢矣未忠也王曰何謂也對曰妾執中櫛十一年
遣人之鄭衛求美人進於王今賢於妾者二人同列
者七人妾豈不欲擅王之愛寵乎妾聞堂上蕙女所
以觀人能也妾不能以私蔽公欲王多見知人能也
妾聞虞丘子相楚十餘年所薦非子弟則族昆弟未
聞進賢退不謂是蔽君而塞賢路知賢不進是不忠
不知其賢是不智也妾之所笑不亦可乎王悅明日
王以姬言告虞丘子丘子避席不知所對於是避舍
使人迎孫叔敖而進之王以為令尹治楚三年而莊
王以霸楚史書曰莊王之霸樊姬之力也詩曰大夫
夙夜無使君勞其君者謂女君也又曰温恭朝夕執
事有恪此之謂也



頌曰

樊姬謙讓 靡有嫉妬 薦進美人 與已同處
非刺屢丘 蔽賢之路 楚莊用焉 功業遂霸

贊曰

楚莊樊姬 諫獵止味 朝罷之間 虞丘乃暨
有賢叔傲 知而復蔽 令尹霸楚 所由以致

周南之妻

周南之妻者周南大夫之妻也大夫受命晉淪水土
過符不來妻恐其懈於王事蓋與其鄰人陳素所與
大夫言國家多難惟勉強之無有譴怒遺父母憂昔
舜耕於歷山漁於雷澤陶於河濱非舜之事而舜為
之者為養父母也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任親操井臼
不擇妻而娶故父母在當與時小同無虧大義不恃
患害而已夫鳳凰不離於蔚羅麒麟不入於陷穿蛟
龍不及於枯澤鳥獸之智猶知避害而況於人乎定
於亂世不得道理而迫於暴虐不得行義然而仕者
為父母在故也乃作詩曰魴魚頰尾王室如毀雖則
如毀父母孔邇蓋不得已也君子以是知周南之妻
而能匡夫也

頌曰

周大夫妻 夫出治土 維戒無怠 勉為父母
凡事遠周 為親之在 作詩魴魚 以教君子

贊曰

平治有任 王事在夫 妻有勉言 譴怒當無



為親而仕 避害是圖 三靈之智 處亂異乎

宋鮑女宗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養姑甚謹鮑蘇仕衛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愈敬因往來者請問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女宗奴謂曰可以去矣女宗曰何故奴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醜不改夫死不嫁執麻泉治絲繭織絰組紉以供衣服以事夫室澈漢酒醴羞饋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為貞以善從為順豈以專夫室之愛為善哉若其以淫意為心而拒夫室之好吾未知其善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夫三士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有七見去夫無一去義七去之道如正為首淫僻竊盜長舌驕侮無子惡病皆在其後吾奴不教吾以居室之禮而反欲使吾為見棄之行將安所用此遂不聽事姑愈謹宋公聞之表其閭號曰女宗君子謂女宗謙而知禮詩云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此之謂也

頌曰

宋鮑女宗 好禮知理 夫有外妻 不為變已
稱引婦道 不聽其奴 宋公賢之 表其閭里

贊曰

宋女貞順 惟姑謹事 鮑蘇外娶 奴言弗顧
士二推禮 去義首姬 表閭美號 君子為慕
晉趙棄妻



晉趙衰妻者晉文公之女也號趙姬初文公爲公子時與趙衰奔狄狄人入其二女叔隗季隗於公子公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及反國文公以其女趙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迎盾與其母而納之趙衰辭而不敢姬曰不可夫得寵而忘舊舍義好新而嫚故無恩與人勤於隗尼富貴而不顧無禮君棄此三者何以使人雖妾亦無以待執中櫛詩不云采芣采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與人同寒苦雖有小過猶與之同死而不去況於安新忘舊乎又曰讎爾新婚不我屑以蓋傷之也君其逆之無以新廢舊趙衰許諾乃逆叔隗與盾來姬以盾爲賢請立爲嫡子使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婦姬親下之及盾爲正卿思趙姬之讓恩請以姬之中子屏括爲公於大夫曰君姬氏之愛子也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何以此成公許之屏括遂以其族爲公族大夫君子謂趙姬恭而有讓詩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趙姬之謂也

頌曰

趙衰姬氏 制行分明 身雖尊貴 不妬偏房
躬事叔隗 子盾爲嗣 君子美之 厥行孔備

贊曰

趙姬之讓 有心不妬 迎盾叔隗 舊無新廢
惟其下之 嫡子內婦 報於屏括 大夫克副

陶答子妻



陶大夫答子妻也答子治陶三年名譽不興家富三
倍其妻數諫不用居五年從車百乘歸休宗人擊牛
而賀之其妻獨抱兒而泣姑怒曰何其不祥也婦曰
夫子能薄而官大是謂嬰害無功而蒙昌是謂積殃
昔楚令尹子文之治國也家貧國富君敬民戴故福
結於子孫名垂於後世今夫子不然貪富務大不顧
後害妾聞南山有玄豹霧雨七日而不下食者何也
欲以澤其毛而成文章也故藏而遠害犬彘不擇食
以肥其身坐而湏死耳今夫子治陶家富國貧君不
敬民不戴敗亡之徵見矣願與少子俱脫姑怒遂棄
之處菴年答子之家果以盜誅唯其母老以免婦乃
與少子歸養姑終卒天年君子謂答子妻能以義易

利雖違禮求去終以全身復禮可謂遠識矣詩曰爾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答子治陶 家富三倍 妻諫不聽 知其不改

獨泣姑怒 送厥母家 答子逢禍 復歸養姑

贊曰

治陶無名 答子有過 妻抱兒泣 彼昏宗賀

玄豹自處 犬彘弗顧 誅禍之餘 養姑歸護

柳下惠妻

魯大夫柳下惠之妻也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
民救亂妻曰無乃瀆乎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
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



也柳下惠曰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以乎且彼爲
彼我爲我彼雖裸程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於
下位柳下旣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耶
則二三子不如妾知之也乃誄曰夫子之不伐兮夫
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容
不強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紂不蔽兮
愷悌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哉乃下世兮度幾遐年
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門人從之以爲誄莫能竄一字君子謂柳下惠妻能
光其夫矣詩曰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頌曰

下惠之妻 賢明有文 柳下旣死 門人必存

將誄下惠 妻爲之辭 陳列其行 莫能易之

贊曰

柳下之見 匪瀆乃耻 三黜不去 爲民以止
終於下位 妻誄其死 門人從之 稱惠萬祀

魯黔婁妻

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其
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先生之尸在牖下枕墊席
橐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歛覆頭則足見覆
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歛矣妻曰斜而有餘
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斜之故能至於此生時
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
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爲謚其妻曰以康爲謚曾子



曰先生在時食不克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於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忻忻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曾子曰唯斯人也而有斯婦君子謂黔婁妻為樂貧行道詩曰彼美淑姬可與寤言此之謂也

頌曰

黔婁既死 妻獨主喪 曾子弔焉 布衣褶衾
安賤甘淡 不求豐美 尸不揜蔽 猶謚曰康

贊曰

黔婁之尸 覆被乃餘 斜引之語 參賢何其
生死一意 厥常不移 用康為謚 卒定於妻

齊相御妻

齊相晏子僕御之妻也號曰命婦晏子將出命婦窺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洋洋甚自得也既歸其妻曰宜矣子之卑且賤也夫曰何也妻曰晏子長不滿三尺自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吾從門間觀其志氣恂恂自下思念深矣今子身長八尺乃為之僕御耳然子之意洋洋若自足者妾是以去也其夫謝曰請自改何如妻曰是懷晏子之智而加以八尺之長也夫躬仁義事明主其名必揚矣且吾聞寧策



於義而賤不虛驕以貴於是其夫乃深自責學道謙遜常若不足晏子恠而問其故具以實對於是晏子賢其能納善自改升諸景公以爲大夫顯其妻以爲命婦君子謂命婦知善故賢人之所以成者其道博矣非特師傅朋友相與切磋也妃匹亦居多焉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當常嚮爲其善也

頌曰

齊相御妻 巨夫以道 明言驕恭 恂恂自效
夫改易行 學問靡已 晏子升之 列於君子

贊曰

相御之驕 爲妻所窺 恂恂晏子 貴顯自如
借以箴夫 深責化移 升諸大夫 命婦方

楚接輿妻

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爲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而爲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其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爲貧而易操不爲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爲食親績以爲衣食飽衣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



也不如去之夫負釜鬻妻戴紅冠變名易姓而遠徙
莫知所之君子謂接輿妻爲樂道而遠害夫安貧賤
而不怠於道者唯至德者能之詩曰肅肅兔且杯之
丁丁言不怠於道也

頌曰

接輿之妻 亦安貧賤 雖欲進仕 見時暴亂

楚聘接輿 妻請避館 戴紅易姓 終不遭難

贊曰

淮南之聘 接輿不行 妻疑車跡 夫以許聞

先禮爲言 忠義後分 負戴徙避 遠室爲心

楚老萊妻

楚老萊子之妻也萊子逃世耕於冢山之陽

室木牀著席衣緇食藏壘山播種人或言之楚王曰
老萊賢士也王欲聘以璧帛恐不來楚王駕至老萊
之門老萊方織畚王曰寡人愚陋獨守宗廟願先生
幸臨之老萊子曰僕山野之人不足守政王復曰守
國之孤願變先生之志老萊子曰諾王去其妻戴畚
萊挾薪樵而來曰何車迹之衆也老萊子曰楚王欲
使吾守國之政妻曰許之乎曰何妻曰妾聞之可食
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
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爲人所制也能免於患
乎妾不能爲人所制投其畚萊而去老萊子曰子還
吾爲子更慮遂行不顧至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
可績而衣之據其遺粒足以食也老萊子乃隨其妻



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君子謂老萊妻果於從善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療饑此之謂也

頌曰

老萊與妻

逃世山陽

蓬蒿爲室

莞蔕爲蓋

楚王聘之

老萊將行

妻曰世亂

乃遂逃亡

贊曰

王駕至門

織春安思

守國者請

守政者辭

妻移夫意

江南是之

木解食遺

民聚成時

楚於陵妻

楚於陵子終之妻也楚王聞於陵子終賢欲以爲相使使者持金百鎰往聘迎之於陵子終曰僕有箕箒

之妾請入與計之即入謂其妻曰楚王欲以我爲相遣使者持金來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丈於前可乎妻曰夫子織屨以爲食非與物無治也左琴右書樂亦在其中矣夫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其可樂乎亂世多害妾恐先生之不保命也於是子終出謝使者而不許也遂相與逃而爲人灌園君子謂於陵妻爲有德行詩云愔愔良人秩秩德音此之謂也

頌曰

於陵處楚

王使聘焉

入與妻謀

懼世亂頌

進往遇害

不若身安

左琴右書

爲人灌園

贊曰

楚相重聘 子終謀妻 云自有樂 織屨琴書
天命是保 謝使幽棲 灌園乃逃 君子稱與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
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
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
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尔小醜乎
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為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
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粲不歸
公行下眾 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頌





列女傳卷之二

贊曰

楚相重聘 子終謀妻 云自有樂 織屨琴書
天命是保 謝使幽棲 灌園乃逃 君子稱與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二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

仁智傳

密康公母

密康公之母姓魏氏周共王遊於涇上康公從有三女奔之其母曰必致之王夫獸三為群人三為眾女三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眾王御不參一族夫粲美之物歸汝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况尔小醜乎康公不獻王滅密君子為密母為能識微詩云無已太康職思其憂此之謂也

頌曰

密康之母 先識盛衰 非刺康公 受粲不歸
公行下眾 物滿則損 俾獻不聽 密果滅頌

贊曰

受粲莫安 用無處有 密康不聽 毋先識否
滅亡疾至 禍敗自徂 美以德成 愚哉小醜

楚武鄧曼

鄧曼者武王之夫人也王使屈瑕為將伐羅屈瑕號
莫敖與群帥悉楚師以行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
敗舉趾高心不固矣見王曰必濟師王以告夫人鄧
曼曰大夫非衆之謂也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
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於是王使賴人
追之不及莫敖令於軍中曰諫者有刑及鄢師次亂
濟至羅羅與盧戎擊之大敗莫敖自經荒谷群蠻囚
干治父以待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君子謂
為知人詩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此之謂也王伐
且行告鄧曼曰余心蕩何也鄧曼曰王德薄而祿厚
施鮮而得多物盛必衰日中必移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王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
徒毋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於櫛木之下
君子謂鄧曼為知天道易曰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此之謂也

頌曰

楚武鄧曼 見事所興 謂瑕軍敗 知王將薨
識彼天道 盛而必衰 終如其言 君子揚稱

贊曰



下料莫敖 上戒武王 天人二知 君卒臣亡
鄧曼之明 楚國所防 所防不失 社稷斯昌

許穆夫人

許穆夫人者衛懿公之女許穆公之夫人也初許求之齊亦求之懿公將與許女因其傳母而言曰古者諸侯之有女子也所以苞苴玩弄繫援於大國也言今者許小而遠齊大而近若今之世強者為雄如使邊境有寇戎之事維是四方之故赴告大國妾在不能愈乎今舍近而就遠離大而附小一旦有車馳之難孰可與慮社稷衛侯不聽而嫁之於許其後翟人攻衛大破之而許不能救衛侯遂奔走涉河而南至丘齊桓往而存之遂城楚丘以居衛侯於是悔不用其言當敗之時許夫人馳驅而吊唁衛侯因疾而作詩云載馳載馳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曹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既不是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君子善其慈惠而遠識也

頌曰

衛女未嫁 謀許與齊 女諷毋曰 齊大可依
衛君不聽 後果遁逃 許不能救 女作載馳

贊曰

衛女之嫁 匪擇許齊 社稷為慮 寇難預知
楚丘賴存 言悔棄兮 載馳作詩 吊唁不遲
曹僖氏妻

曹大夫僖負羈之妻也晉公子重耳亡過曹恭公不



焉聞其駢脅近其舍伺其將浴設帷薄而觀之負
之妻言於夫曰吾觀晉公子其從者三人皆國相
也以此三人者皆善戮力以輔人必得晉國若得及
國必霸諸侯而討無禮曹必爲首若曹有難子必不
免子胡不早自貳焉且吾聞之不知其子者視其父
不知其君者視其所使今其從者皆卿相之僕也則
其君必霸王之主也若加禮焉必能報施矣若有罪
焉必能討過子不早圖禍至不久矣負羈乃遺之壺
餼加璧其上公子受餼反璧及公子反國伐曹乃表
負羈之間令兵士無敢入士民之扶老携弱而赴其
閭者門外成市君子謂僖氏之妻能遠識詩云旣明
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

頌曰

僖氏之妻

廉智孔白

見晉公子

知其興作

使夫饋餼

且以自託

文伐曹國

卒獨見釋

贊曰

重耳重禮

從以相羈

反國必羈

討曹先貳

受飧反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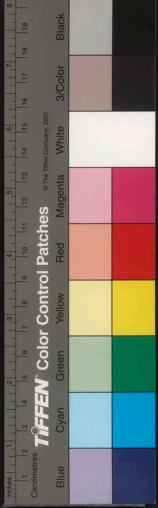
表閭由是

僖氏遠識

晉兵罔忌

孫叔敖母

楚令尹孫叔敖之母也叔敖爲嬰兒之時出遊見兩
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焉母問其故對曰吾
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今安在
對曰吾恐他人復見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汝不死
矣夫有陰德者陽報之德勝不祥仁除百禍天之處



高而聽卑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黑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毋知道德之次詩云毋氏聖善此之謂也

頌曰

叔敖之毋 深知天道 叔敖見蛇 兩頭岐首
殺而埋之 泣恐不及 毋曰陰德 不死必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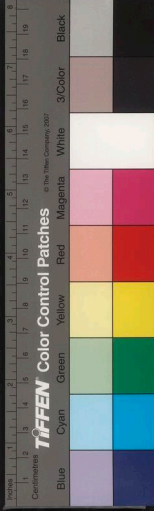
贊曰

見蛇不祥 埋蛇爲祥 兒泣非常 毋言爲常
種德於陰 決報於陽 後興於楚 令尹名章

晉伯宗妻

晉大夫伯宗之妻也伯宗賢而好以直辯凌人每聞其妻常戒之曰盜憎主人民愛其上有愛好人者必

有憎妬人者夫子好直言枉者惡之禍必及身矣伯宗不聽朝而以喜色歸其妻曰子貌有喜色何也伯宗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知似陽子妻曰實穀不華至言不飾今陽子華而不實言而無謀是以禍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欲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其妻曰諾於是爲大會與諸大夫飲既飲而問妻曰何若對曰諸大夫慕子若也然而民之不能戴其上久矣難必及子子之仕固不可易也且國家多貳其危可立待也子何不預結賢大夫以託州犁焉伯宗曰諾乃得畢羊而交之及纜不忘之難卻害伯宗譜而殺之畢羊乃送州犁于荆遂得免焉君子謂伯宗之妻知天道詩云多將焯焯不可救藥



伯宗之謂也

頌曰

伯宗凌人 妻知且亡 數諫伯宗 厚許畢羊
屬以州犁 以免咎殃 伯宗遇禍 州犁奔荆

贊曰

伯宗賢妻 每戒好直 華言及禍 何以喜色
大會知危 畢羊交密 州犁得全 送荆惟疾

衛靈夫人

衛靈公之夫人也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鞞鞞至
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謂誰夫人曰
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
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節

不為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敏
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視
之果伯玉也公反之以戲夫人曰非也夫人酌觴再
拜賀公公曰子何以賀寡人夫人曰始妾獨以衛為
有蘧伯玉爾今衛復有與之齊者是君有二臣也國
多賢臣國之福也妾是以賀公驚曰善哉遂語夫人
其實焉君子謂衛夫人明於知人道夫可欺而不可
罔者其明智乎詩云我聞其聲不見其人此之謂也

頌曰

衛靈夜坐 夫人與存 有車鞞鞞 中止闕門
夫人知之 必伯玉焉 維知識賢 問之信然

贊曰



闇昧奉禮 車聲知之 伯玉甚賢 可賀在斯
夫人明哲 靈公善兮 衛之宗社 保自今茲

齊靈仲子

齊靈仲子者宋侯之女齊靈公之夫人也初靈公娶於魯聲姬生子光以爲太子夫人仲子與其娣戎子嬖於公仲子生子牙戎子請以牙爲太子代光公許之仲子曰不可夫廢常不祥聞諸侯之難失謀夫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絀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心悔之在我而已仲子曰妾非讓也誠禍之萌也以死爭之公終不聽遂逐太子光而立牙爲太子高厚爲傅靈公疾高厚欲迎牙及公薨崔杼立光而殺高厚以不用仲子之言禍至於此

子謂仲子明於事理詩云聽用我謀庶無大悔仲子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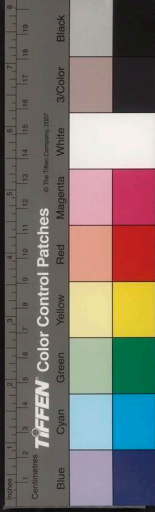
齊靈仲子 仁智顯明 靈公立牙 廢姬子光
仲子強諫 棄適不祥 公既不聽 果有禍殃

贊曰

仲子克讓 知光難易 死爭不從 子牙恐及
傳災高厚 崔杼威疾 齊靈失謀 智哉先得

魯臧孫母

臧孫母者魯大夫臧文仲之母也文仲將爲魯使至齊其母送之曰汝刻而無恩好盡人力窮人以爲威魯國不容子矣而使子之齊凡奸將作必於變動害



子者其於斯發事乎汝其戒之魯與齊通壁壁鄰之國也魯之寵臣多怨汝者又皆通於齊高子國子是必使齊圖魯而拘汝留之難乎其免也汝必施恩布惠而後出以求助焉於是文仲託於三家厚士大夫而後之齊齊果拘之而興兵欲襲魯文仲陰使人遺公書恐得其書乃謬其辭曰歛小器投諸台食獵犬組羊裘褰之合甚思之臧我羊羊有毋食我以同魚冠纓不足帶有餘公及大夫相與議之莫能知之人有言臧孫毋者世家子也君何不試召而問焉於是召而語之曰吾使臧子之齊今特書來云爾何也臧孫毋泣下襟曰吾子拘有木治矣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歛小器投諸台者言取郭外萌內之於城中也食獵犬組羊裘者言趣饗戰鬪之士而繕甲兵也琴之合甚思之者言思妻也臧我羊羊有毋是善告妻善養毋也食我以同魚同者其文錯錯者所以治鋸鋸者所以治木也是有木治保於獄矣冠纓不足帶有餘者頭亂不得梳餓不得食也故知吾子拘而有木治矣於是臧孫毋之言軍於境上齊方遣兵將以襲魯聞兵在境上乃還文仲而不伐魯君子謂臧孫毋識高見遠詩云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此之謂也

頌曰

臧孫之毋 刺子好威 必且遇善 使援所危
既厚三家 果拘於齊 毋說其書 子遂得歸

贊曰



文仲使齊 毋教恩厚 齊果拘之 與兵欲驟
陰遺一書 乃以辭諍 毋解魯知 還子息糶

晉羊叔姬

叔姬者羊舌子之妻也叔向叔魚之母也一姓楊氏
叔向名盼叔魚名鮒羊舌子好正不容於晉去而之
三室之邑三室之邑人相與攘羊而遺之羊舌子不
受叔姬曰夫子居晉不容去之三室之邑又不容於
三室之邑是於夫子不容也不如受之羊舌子受之
曰爲盼與鮒亨之叔姬曰不可南方有鳥名曰乾吉
食其子不擇肉子常不遂今盼與鮒童子也隨大夫
而化者不可食以不義之肉不若埋之以明不與
是乃盛以甕埋壚陰後二年攘羊之事發都吏至羊
舌子曰吾受之不敢食也發而視之則其骨存焉都
吏曰君子哉羊舌子不與攘羊之事矣君子謂叔姬
爲能防害遠疑詩曰無日不顯莫予云觀此之謂也
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之女美而有色叔姬
不欲娶其族叔向曰吾母之族貴而無廢吾懲舅氏
矣叔姬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
卿矣爾不懲此而反懲吾族何也且吾聞之有奇福
者必有奇禍而有甚美者必有甚惡今是鄭穆少妃
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
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髮黑而甚美
光可監人名曰玄妻樂正夔娶之生伯封宥有豕心
忿戾毋期貪婪毋饜謂之封豕有窮后羿滅之夔是



用不耜且三代之亡恭太子之廢皆是物也汝何以爲哉夫有美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也叔向懼而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食我號曰伯碩生時侍者謂之叔姬曰長奴產男叔姬往視之及堂聞其號也而還曰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今將滅羊舌氏者必是子也遂不肯見及長與祁勝爲亂晉人殺食我羊舌氏由是遂滅君子謂叔姬爲能推類詩云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叔姬之始生叔魚也而視之曰是虎目而豕喙鳶眉而牛腹谿壑可盈是不可饗也必以賂死遂不見及叔魚長爲國贊理邢侯與雍子爭田雍子入其女於叔魚以求直邢侯殺叔魚與雍子於朝韓宣子患之叔向曰三姦同罪請殺其生者而戮其死者遂族邢侯氏而尸叔魚與雍子於市叔魚卒以貪死叔姬可謂智矣詩云貪人敗類此之謂也

頌曰

叔向之母 察於情性 知人之生 以窮其命
叔魚食我 皆貪不正 必以貨死 果卒分爭

贊曰

叔姬之賢 防害埋羊 止叔向娶 終盛豺狼
先知叔魚 以賂死云 楊氏有毋 智慮維長

晉范氏毋

晉范氏毋者范獻子之妻也其三子遊於趙氏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問三子曰柰何長者曰明君



不問不爲亂君不問而爲中者曰愛馬足則無愛民
力愛民力則無愛馬足少者曰可以三德使民設令
伐株於山將有馬爲也已而閉圍示之株夫山遠而
圍近是民一悅矣夫險阻之山而伐平地之株民二
悅矣旣畢而賤賣民三悅矣簡子從之民果三悅少
子伐其謀歸以告毋毋喟然嘆曰終滅范氏者必是
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莫能久長其
後智伯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毋爲知難本詩曰無忝
皇祖式救爾後此之謂也

頌曰

范氏之母 貴德尚信 小子三悅 以詐與民
知其必滅 鮮能有仁 后果逢禍 身死國分

贊曰

園稼之事 雖小當詢 范子所見 以道以仁
少者之言 三悅誣君 賢毋知難 終滅有云

魯公乘媼

魯公乘媼者魯公乘子皮之媼也其族人死媼哭之
甚悲子皮止媼曰安之吾今嫁姊矣已過時子皮不
復言也魯君欲以子皮爲相子皮問媼曰魯君欲以
我爲相爲之乎媼曰勿爲也子皮曰何也媼曰夫臨
喪而言嫁一何不習禮也後過時而不言一何不達
人事也子皮內不習禮而外不達人事子不可以爲相
子皮曰媼欲嫁何不早言媼曰婦人之事唱而後和
吾豈以欲嫁之故數子乎子誠不習於禮不達於人



事以此相一國據大政何以理之譬猶揜目而別黑白也揜目而別黑白猶無患也不達人事而相國非有天咎必有人禍子其勿爲也子皮不聽卒受爲相居未期年果誅而死君子謂公乘姒緣事而知第之遇禍也可謂智矣待禮然後動不苟觸情可謂貞矣詩云籜兮籜兮風其吹汝叔兮伯兮唱予和汝又曰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此之謂也

頌曰

子皮之姊 明事分禮 子皮相魯 知其禍起
姊諫子皮 殆不知止 子皮不聽 卒爲宗耻

贊曰

爲相之體 習禮達事 知其不堪 子皮之似

魯君失用 終遇禍死 惟智且貞 德有賢姊

魯漆室女

漆室女者魯漆室邑之女也過時未適人當穆公時君老天子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爲之慘者其隣人婦從之遊謂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耶吾爲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爲有知今無識也吾豈爲不嫁不樂而悲哉吾憂魯君老太子幼鄰婦笑曰此乃魯大夫之憂婦人何與焉漆室女曰不然非子所知也昔晉客舍吾家繫馬園中馬佚馳走踐吾葵使我終歲不食葵鄰人女奔隨人亡其家情吾兄行追之逢霖水出溺流而死今吾終身無元吾聞河潤九里漸洳三百步今魯君老悖太子少愚愚僞



日起夫魯國有患者君臣父子皆被其辱禍及衆庶婦人獨安所避乎吾甚憂之子乃曰婦人無與者何哉鄰婦謝曰子之所慮非妾所及三年魯果亂齊楚攻之魯連有寇男子戰鬪婦人轉輸不得休息君子曰遠矣漆室女之思也詩云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此之謂也

頌曰

漆室之女 計慮甚妙 維魯且亂 倚柱而嘯

君老嗣幼 愚悖姦生 魯果擾亂 齊伐其城

贊曰

漆室有憂 懲諸馬女 所以倚嘯 爲國非已

君老子少 魯忠必起 豈曰無與 厥思遠矣

魏曲沃負

曲沃負者魏大夫如耳毋也秦立魏公子政爲魏太子魏哀王使使者爲太子納妃而美王將自納焉曲沃負謂其子如耳曰王亂於無別汝胡不匡之方今戰國強者爲雄義者顯焉今魏不能強王又無義何以持國乎王中人也不知其爲禍耳汝不言則魏必有禍矣有禍必及吾家汝言以盡忠忠以除禍不可失也如耳未遇門會使於齊負因款王門而上書曰曲沃之老婦也心有所懷願以聞於王王召入負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婦人脆於志窳於心不可以邪開也是故必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早成其號謚所以就之也聘則爲妻奔則爲妾所以開善遏淫



也節成然後許嫁親迎然後隨從貞女之義也今大王爲太子求妃而自納之於後宮此毀貞女之行而亂男子之別也自古聖王必正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末喜殺之興也以嬖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大妲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起興思得淑女以配君子夫睢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夫男女之盛合之以禮則父子生焉君臣成焉故爲萬物始君臣父子夫婦三者天下之大綱紀也三者治則治亂則亂今大王亂人道之始棄綱紀之大大國五六南有強楚西有橫秦而魏國居其間可謂僅存矣王不憂此而從亂無別父子同女妾恐大王之國政危矣王曰然寡人不知也遂與太子妃而賞負三十鍾如平還而爵之哀王勤行自修勞來國家而齊楚強秦不敢加兵焉君子謂魏負知禮詩云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此之謂也

頌曰

魏負聰達 非刺哀王 王子納妃 禮別不明
負歎王門 陳列紀綱 王能自修 卒無敵兵

贊曰

魏負上書 叙言三代 貞女不毀 用遏亂敗
王乃改行 國家勞來 強橫之鄰 無以加害

趙將括母

趙將馬服君趙奢之妻趙括之母也秦攻趙孝成王



使括代廉頗爲將將行括毋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
使將王曰何也曰始妾事其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
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賜幣者盡
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
將東向而朝軍吏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
盡藏之乃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若其父乎
父子不同執心各異願勿遣王曰毋置之吾計已決
矣括毋曰王終遣之即有不稱妾得無隨乎王曰不
也括旣行代廉頗三十餘日趙兵果敗括死軍覆王
以括毋爲仁智詩曰老夫灌灌小子矯矯匪我言耄
爾用憂謹此之謂也

頌曰

孝成用括

代頗距秦

括毋獻書

知其覆軍

願止不得

請罪止身

括死長平

妻子得存

贊曰

知毋者子

道臣者君

毋不隱惡

君不察情

代賢以愚

果破國兵

仁智有言

徒爾爲徵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三終

列女傳卷三

七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四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四

貞順傳

召南申女

召南申女者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與其人言以爲夫婦者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傳曰正其本則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之千里是以本立而道生源潔而流清故嫁娶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之於理致之於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持義必死不往而作詩曰雖速我獄室家不足言夫家之禮不備足也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儀故舉而揚之傳而法之以絕無禮之求防



淫慾之行焉又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此之謂也

頌曰

召南申女 貞一修容 夫禮不備 終不肯從

要以必死 遂至獄訟 作詩明意 後世稱誦

贊曰

大婚當重 人倫之原 違禮而迎 義難以前

永終知敝 易象有言 申女作詩 辭艷可傳

宋恭伯姬

伯姬者魯宣公之女成公之妹也其母曰繆姜嫁伯姬於宋恭公恭公不親迎伯姬迫於父母之命而行既入宋三月廟見當行夫婦之道伯姬以恭公不親迎故不肯聽命宋人告魯魯使大夫季文子如宋致

命於伯姬還復命公享之繆姜出於房再拜曰大夫勤勞於遠道辱送小子不忘先君以及後嗣使下而有知先君猶有望也敢再拜大夫之辱伯姬既嫁於恭公十年恭公卒伯姬寡至景公時伯姬嘗遇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傳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傳來也保毋至矣傳毋未至也左右又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傳毋不至夜不可下堂越義而生不如守義而死遂建於火而死春秋詳錄其事為賢伯姬以為婦人以貞為行者也伯姬之婦道盡矣當此之時諸侯聞之莫不悼痛以為死者不可以生財物猶可復故相與聚會於澶淵償宋之所喪春秋善之君子曰禮婦人不得傳毋夜不



下堂行必以燭伯姬之謂也詩云泚慎爾止不愆於儀伯姬可謂不失儀矣

頌曰

伯姬心專 守禮一意 宮夜失火 保傳不備
逮火而死 厥心靡悔 春秋賢之 詳錄其事

贊曰

親迎廟見 禮不偏行 伯姬有見 魯使季文
宋恭既卒 避火逮焚 澶淵之憤 匪姬之心
衛宣夫人

夫人者齊侯之女也嫁於衛至城門而衛君死保母曰可以選矣女不聽遂入持三年之喪畢第立請曰衛小國也不容二庶請願同庖終不聽衛君使人

於齊兄弟齊兄弟與君使人告女女終不聽
作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厄窮而不閔勞辱而不苟然後能自致也言不失也然後可以濟難矣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其左右無賢臣皆順其君之意也君子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也

頌曰

齊女嫁衛 厥至城門 公薨不反 遂入三年
後君欲同 女終不渾 作詩譏刺 卒守死君

贊曰

嗟哉衛君 先婚而死 保母有言 夫人不止
第請同庖 二詩見以 君子采之 貞一可紀



蔡人之妻

蔡人之妻者宋人之女也既嫁於蔡而夫有惡疾其
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柰何去
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不改
其意且夫采采芣苢之草雖其臭惡猶始於將采之
終於懷擷之浸以益親况於夫婦之道乎彼無大故
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乃作芣苢之詩君
子曰宋女之意甚貞而一也

頌曰

宋女專慤 持心不願 夫有惡疾 意猶一精
毋勸去歸 作詩不聽 詩人美之 以爲順貞

贊曰

蔡夫惡疾 宋女不去 所天輕毋 柰何改
芣苢益親 比况良是 甚貞而一 君子知意

黎莊夫人

黎莊夫人者衛侯之女黎莊公之夫人也既往而不
同欲所務者異未嘗得見甚不得意其傳毋閔夫人
賢公反不納憐其失意又恐其已見遣而不以時去
謂夫人曰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去今不得意
胡不去乎乃作詩曰式微式微胡不歸夫人曰婦人
之道一而已矣彼雖不吾以吾何可以離於婦道乎
乃作詩曰微君之故胡爲乎中路終執貞一不違婦
道以俟君命君子故序之以編詩

頌曰



黎莊夫人 執行不衰 莊公不偶 行節及乖
傳毋勸去 作詩式微 夫人守一 終不肯歸

贊曰

去歸之義 夫人豈昧 不改之節 猶爲當遂
傳毋不情 式微何爲 中路之詩 君子乃序

齊孝孟姬

孟姬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好禮貞一過
時不嫁齊中求之禮不備終不往躡男席語不及外
遠別避嫌齊中莫能備禮求焉齊國稱其貞孝公聞
之乃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孟姬不下堂毋
醜房之中結其衿縞誡之曰必敬必戒無違官事父
誡之東階之上曰必夙興夜寐無違命其有大妨於

王命者亦勿從也諸毋誡之兩階之間曰敬之敬之
必終父母之命夙夜無怠爾之衿縞父母之言謂何
姑姊妹誡之門內曰夙夜無愆爾之衿縞無忘父母
之言孝公親迎孟姬於其父母三顧而出親迎之綏
自御輪三曲顧姬輿遂納于宮三月廟見而後行夫
婦之道既居久之公遊于琅邪華孟姬從車奔姬墮
車碎孝公使駟馬立車載姬以歸姬使侍御者舒帷
以自障蔽而使傳毋應使者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
安車輜駟下堂則從傳毋保阿進退則鳴玉環佩內
飾則結紉綢繆野處則帷裳擁蔽所以正心一意自
欲制也今立車無駟非所敢受命也野處無衛非所
敢久居也三者失禮多矣夫無禮而生不若早死使



者馳以告公更取安車比其反也則自經矣傳母救
之不絕傳母曰使者至輜軒已具姬氏蘇然後乘而
歸君子謂孟姬好禮禮婦人出必輜軒衣服綢繆既
嫁歸問女昆弟不問男昆弟所以遠別也詩曰彼君
子女綢直如髮此之謂也

頌曰

孟姬好禮 執節甚公 避嫌遠別 終不冶容
輦不並乘 非禮不從 君子嘉焉 自古寡同

贊曰

貞女過時 孝公克求 送誠親迎 斯禮是由
墮車有失 自經救之 綢直之詩 歌以實之

息君夫人

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破之虜其君使守門
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見息
君謂之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
忘君也終不以身更貳醜生離於地上豈如死歸於
地下哉乃作詩曰毅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
如暎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同
日俱死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乃以諸侯之禮合
而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夫義動
君子利動小人息君夫人不為利動矣詩云德音莫
違及爾同死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虜息君 納其適妃 夫人持固 彌久不衰



作詩同穴 思故忘新 遂死不顧 列於貞賢

贊曰

息君楚虜 夫人守節 以死自誓 詩詠同穴
夫婦踐言 一日自殺 義感楚王 合葬禮協

齊杞梁妻

齊杞梁殖之妻也莊公襲莒殖戰而死莊公歸遇其妻使使者弔之於路杞梁妻曰今殖有罪君何辱命焉若令殖免於罪則賤妾有先人之弊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於是莊公乃還車詣其室成禮然後去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既葬曰吾何歸矣夫婦人必有所倚者也父在則倚父夫在則倚夫子在則倚二今吾上則無父中則無夫下則無子內無所依以是吾誠外無所倚以立吾節吾豈能更二哉亦死而已遂赴淄水而死君子謂杞梁之妻貞而知禮詩云我心傷悲聊與子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杞梁戰死 其妻收喪 齊莊道弔 避不敢當
哭夫於城 城為之崩 自以無親 赴淄而薨

贊曰

嗟哉杞梁 有妻貞禮 郊弔不受 枕屍哭死
路涕城崩 自病無倚 赴淄絕命 同歸可紀

楚平伯嬴



伯嬴者秦穆公之女楚平王之夫人昭王之母也當昭王時楚與吳爲伯莒之戰吳勝楚入至郢昭王亡吳王闔閭盡妻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其國危夫婦之道固久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使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共器殊旒柶異巾櫛所以遠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爲仁失可復以義義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亡與焉夫造亂亡之端公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妾者爲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於君王於是吳王慙遂退舍伯嬴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一詩曰莫莫葛藟施於條枚豈第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闔閭勝楚

入厥宮室

盡妻後宮

莫不戰慄

伯嬴自守

堅固專一

君子美之

以爲有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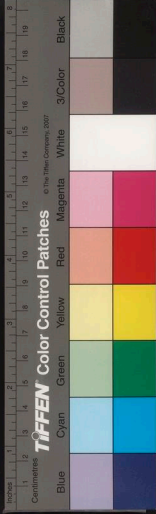
贊曰

濫哉闔閭

欲妻伯嬴

持刀正辭

儀表有經



以死自守 永巷閉門 鄰救乃至 子昭復親

楚昭貞姜

貞姜者齊侯之女楚昭王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
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
其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官人約令召官
人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行使者曰
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聞之貞
女之義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守一節而已妾知從使
者必生留必死然棄約越義而求生不若留而死耳
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曰嗟
夫守義死節不為苟生處約持信以成其貞乃號之
曰貞姜君子謂貞姜有婦節詩云泚人君子其儀不

忒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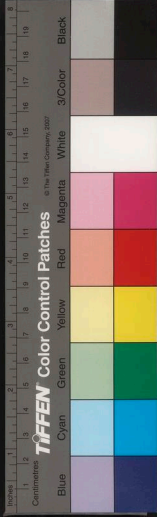
楚昭出遊 留姜漸臺 江水大至 無符不來
夫人守節 流死不疑 君子序焉 上配伯姬

贊曰

漸臺水至 其患偶起 使者忘符 反置貞女
守約如憲 崩流終死 號曰貞姜 婦節之美

楚白貞姬

貞姬者楚白公勝之妻也白公死其妻紡績不嫁吳
王聞其美且有行使大夫持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
焉以輜駟五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致幣白妻辭之
曰白公生之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掌衣履拂枕



席託爲妃。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污也。見利忘死者貪也。夫貪污之人。王何以爲哉。妾聞之。忠臣不借人。以力貞女不假人以色。豈獨事生若此哉。於死者亦然。妾既不仁不能從。死今又去而嫁。不亦大甚乎。遂辭聘而不行。吳王賢其守節。有義號曰貞姬。遷君子謂貞姬廉潔而誠信。夫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謂也。

頌曰

白公之妻 守寡紡績 吳王美之 聘以金璧
妻操固行 雖死不易 君子大之 美其嘉績

贊曰

白妻之志 金璧難爽 輜軒雖迎 弗乘以往
守墓終天 矢言匪強 王號貞姬 萬世是仰

衛宗二順

衛宗二順者。衛宗室靈王之夫人。而及其傳妾也。秦滅衛君。乃封靈王世家使奉其祀。靈王死。夫人無子。而守寡傳妾有子。傳妾事夫人八年。不褻供養。愈謹。夫人謂傳妾曰。孺子養我甚謹。子奉祀而妾事我。我不聊也。且吾聞主君之母不妾事人。今我無子於禮。斥絀之人也。而得留以盡其節。是我幸也。今又煩孺子不改故節。我甚內慙。吾願出居外。以時相見。我甚便之。傳妾泣而對曰。夫人欲使靈氏受三不祥耶。不



幸早終是一不祥也夫人無子而婢妾有子是二不祥也夫人欲出居外使婢子居內是三不祥也妾聞思臣事君無怠倦時孝子養親患無日也妾豈敢以小貴之故變妾之節哉供養固妾之職也夫人又何勤乎夫人曰無子之人而辱主君之母雖子欲爾眾人謂我不知禮也吾終願居外而已傳妾退而謂其子曰吾聞君子處順奉上下之儀修先古之禮此順道也今夫人難我將欲居外使我居內此逆也處逆而生豈若守順而死哉遂欲自殺其子泣而守之不聽夫人聞之懼遂許傳妾留終年供養不衰君子曰二女相讓亦誠君子可謂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此之謂也

頌曰

衛宗二順 執行咸固 妾子雖代 供養
夫人慙辭 請求出舍 終不肯聽 禮甚有

贊曰

夫人無子 傳妾養之 雖慙欲出 效無怠時
孜孜守順 以殺拒辭 二女交讓 匪石詠詩

魯寡陶嬰

陶嬰者魯陶門之女也少寡養幼孤無強昆弟紡織為產魯人或聞其義將求焉嬰聞之恐不得免作歌明已之不更二也其歌曰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鵲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哉兮死



者不可忘飛鳥尚然今況於貞良雖有賢匹兮終不
重行魯人聞之曰斯女不可得已遂不敢復求嬰寡
終身不改君子謂陶嬰貞一而思詩云心之憂矣我
歌且謚此之謂也

頌曰

陶嬰少寡 紡績養子 或欲取焉 乃自修理
作歌自明 求者乃止 君子稱揚 以為女紀

贊曰

貞一之德 陶嬰是全 魯人欲求 寡養不遷
黃鵠作歌 婦義周旋 君子有謂 百世以傳

梁寡高行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其為人榮於色而美於行夫死
早寡不嫁梁貴人多爭欲娶之者不能得梁王聞之
使相聘焉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妾
守養其幼孤曾不得專意貴人多求妾者幸而得免
今王又重之妾聞婦人之義一往而不改以全貞信
之節念忘死而趨生是不信也貴而忘賤是不貞也
棄義而從利無以為人乃援鏡持刀以割其鼻曰妾
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王之求妾
者以其色也今刑餘之人殆可釋矣於是相以報王
大其義高其行乃復其身尊其號曰高行君子謂高
行節禮專精詩云謂予不信有如皎日此之謂也

頌曰

高行處梁 貞專精純 不貪行貴 務在一信



不受梁聘 剗鼻刑身 君子高之 顯示後人

贊曰

嗟哉高行 不幸守養 貴人欲娶 王相聘往
貞信以對 割鼻慨慷 復身尊號 令譽朗朗

陳寡孝婦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嘗
行戍夫且行時囑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
無他兄弟備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
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以爲家業終無
嫁意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年少無子而早寡也將
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之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
節也妾幸得離襁褓受嚴命而事夫夫且行時屬妾

以其老母既許諾之夫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
信肯死不義不可也母曰吾憐女少年早寡也孝婦
曰妾聞寧載於義而死不載於地而生且夫養人老
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夫
爲人婦固養其舅姑者也夫不幸先死不得盡爲人
子之禮今又使妾去之莫養老母是明夫之不肖而
著妾之不孝不孝不信且無義何以生哉因欲自殺
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死
葬之終奉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孝文皇帝高其義
貴其信美其行使使者賜之黃金四十斤復之終身
號曰孝婦君子謂孝婦備於婦道詩云匪直也人秉
心塞淵此之謂也

孝婦處陳 夫死無子 毋將嫁之 終不聽毋
 專心養姑 一醮不改 聖王嘉之 號曰孝婦
 陳婦志囑 奉姑不已 父母奪義 豈敢背死
 諾信是持 多歷年所 漢帝美之 金復加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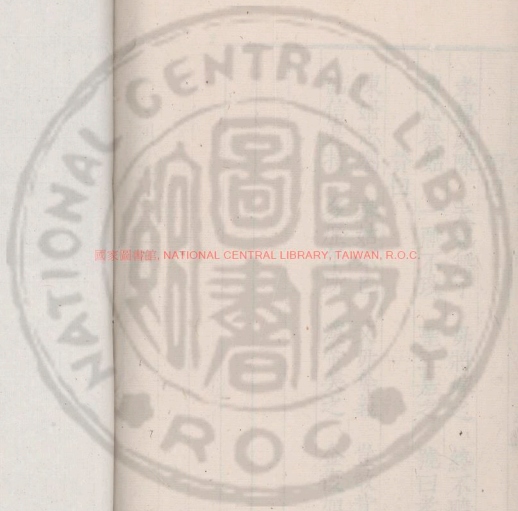
贊曰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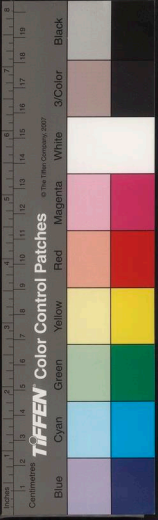
列女傳卷四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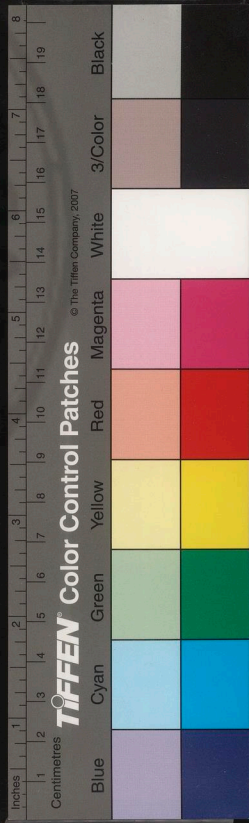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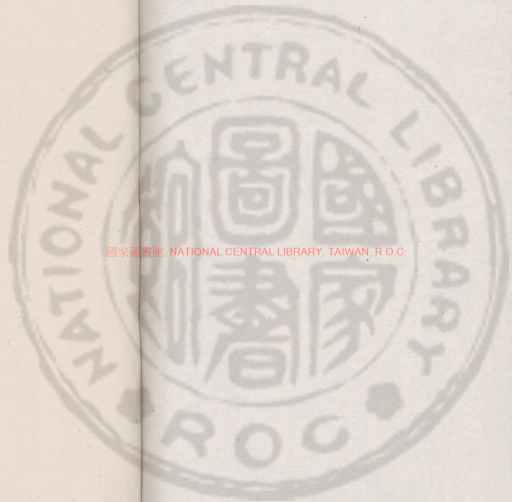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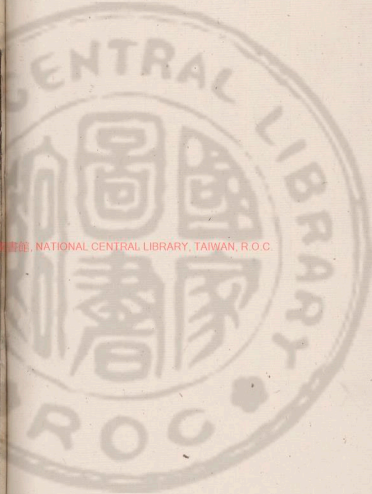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五
節義傳

魯孝義保

孝義保者魯孝公稱之保毋臧氏之寡也初孝公父武公與其二子長子括中子戲朝周宣王宣王立戲為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為懿公孝公時號公子稱最少義保與其子俱入官養公子稱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懿公而自立求公子稱於官將殺之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之衣卧於稱之處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遇稱舅魯大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在此舅曰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十一年魯大夫皆知稱



之在保於是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魯人
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其義保之謂也

頌曰

伯御作亂 由魯官起 孝公乳保 臧氏之母
逃匿孝公 易以其子 保毋若斯 亦誠足恃

贊曰

保毋義人 舍子救稱 赫赫周王 伯御是膺
孝公以立 臧氏是成 託孤不負 魯國之禎

楚成鄭晉

鄭晉者鄭女之嬴媵楚成王之夫人也初成王登臺
臨後宮官人皆傾觀子晉直行不顧徐步不變王曰
行者顧子晉不顧王曰顧吾以女爲夫人子晉復不

顧王曰顧吾又與女千金而封若父兄子晉遂一顧
於是王下臺而問曰夫人重位也封爵厚祿也一顧
可以得之可得而遂不顧何也子晉曰妾聞婦人以
端正和顏爲容今者大王在臺上而妾顧則是失儀
節也不顧告以夫人之尊示以封爵之重而後顧則
是妾貪貴樂利以忘義理也苟忘義理何以事王王
曰善遂立以爲夫人處期年王將立公子商臣以爲
太子王問之於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
多寵子既置而黜之必爲亂矣且其人蠡目而豺聲
忍人也不可立也王退而問於夫人子晉曰令尹之
言信可從也王不聽遂立之其後商臣以子上救蔡
之事譖子上而殺之子晉謂其保曰吾聞婦人之事

在於饋食之間而已雖然心之所見吾不能藏夫昔者子上言太子之不可立也太子怨之譜而殺之王不明察遂辜無罪是白黑顛倒上下錯謬也王多寵子皆欲得國太子貪恐恐失其所王又不明無以照之庶嫡分爭禍必興焉後王又欲立公子職職商臣庶第也子瞽退而與其保言曰吾聞信不見疑今者王必將以職易太子吾懼禍亂之作也而言之於王王不應其以太子為非吾子疑吾譜之者乎夫見疑而生眾人孰知其不然與其無義而生不如死以明之且王聞吾死必寤太子之不可釋也遂自殺保母以其言通於王是時太子知王之欲廢之也遂與師作亂圍王宮王請食熊蹯而死不可得也

子曰非至仁孰能以身試詩曰舍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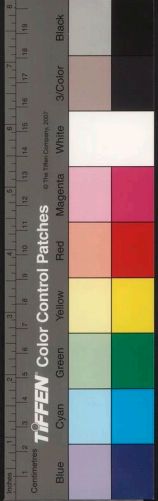
子瞽先識 執節有常 興於不顧 卒配成王
知商臣亂 言之甚強 自嫌非子 以殺身盟

贊曰

子瞽不顧 義理弗忘 楚王遂立 陰道是章
蜂豺忍人 子上不滅 夫人同哲 先死亂邦

晉圍懷嬴

懷嬴者秦穆公之女晉惠公太子之妃也圍質於秦穆公以嬴妻之六年圍將逃歸謂嬴氏曰吾去國數年子父之接忘而秦晉之友不加親也夫鳥飛反鄉狐死首丘我其首晉而死子其與我行乎嬴氏對曰



子晉太子也辱於秦子之欲去不亦宜乎雖然寡君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今吾不足以結子是吾不肖也從子而歸是棄君也言子之謀是負妻之義也三者無一可行雖吾不從子也子行矣吾不敢泄言亦不敢從也子圍遂逃歸君子謂懷嬴善處夫婦之間

頌曰

晉圍質秦 配以懷嬴 圍將與逃 嬴不肯聽 亦不泄言 操心甚平 不告所從 無所阿傾

贊曰

晉圍欲歸 秦嬴不與 莫泄其謀 恐負厥義 善處夫婦 去晉兩可 克緩其倫 彼此得所

楚昭越姬

楚昭越姬者越王勾踐之女楚昭王之姬也昭王燕遊蔡姬在左越姬參右王親乘駟以馳逐遂登附社之臺以望雲夢之囿觀士大夫逐者旣驩乃顧謂二姬曰樂乎蔡姬對曰樂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蔡姬曰昔樊邑寡君固以其黎民之役事君王之馬足故一婢子之身為苞苴玩好今乃比於妃嬪固願生俱樂死同時王顧謂史書之蔡姬許從孤死矣乃復謂越姬越姬對曰樂則樂矣然而不可久也王曰吾願與子生若此死若此其不可得乎越姬對曰昔者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事終而能敗卒霸天下妾以君王為能法吾先君將改斯樂而勤



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釋子以死其可得乎且君王以東帛乘馬取婢子於樊邑寡君受之太廟也不約死妾聞之諸姑婦人以死彰君之善益君之寵不聞其以苟從其闇死爲榮妾不敢聞命於是王寤敬越姬之言而猶親嬖蔡姬也居二十五年王救陳二姬從王病在軍中有赤雲夾日如飛鳥王問周史史曰是害王身然可移移於將相將相聞之將請以身禱於神王曰將相之於振猶股肱也今移禍焉庸爲去是身乎不聽越姬曰大哉君王之德以是妾願從王矣昔日之遊淫樂也是以不敢許及君王復於禮國人皆將爲君王死而况於妾乎請願先驅狐狸於地下王曰昔之遊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

也越姬曰昔日妾雖口不言心旣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義者不虛設其事妾死王之義不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病甚讓位於三弟三弟不聽王薨於軍中蔡姬竟不能死王弟子間與子西子期謀曰毋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師閉壁迎越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然後罷兵歸葬昭王君子謂越姬信能死義詩曰德音莫違及爾同死越姬之謂也

頌曰

楚昭遊樂

要姬從死

蔡姬許王

越姬執禮

終獨死節

群臣嘉美

維斯兩姬

其德不比

贊曰

雲夢之望

蔡姬輕許

救陳之役

越姬義死



先規莊王 淫樂改只 毋信子仁 惠王終與

蓋將之妻

蓋之偏將丘子之妻也戎伐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曰敢有自殺者妻子盡誅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其妻謂之曰吾聞將節勇而不果生故士民盡力而不畏死是以戰勝攻取故能存國安君夫戰而忘勇非孝也君亡不死非忠也今軍敗君死子獨何生忠孝忘於身何忍以歸丘子曰蓋小戎大吾力畢能盡君不幸而死吾固自殺也以救故不得死其妻曰曩日有救今又何也丘子曰吾非愛身也戎令曰自殺者誅及妻子是以不死死又何益於君其妻曰吾聞之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君死而子不死可謂

義乎多殺士民不能存國而自活可謂仁乎憂妻子而忘仁義背故君而事強暴可謂忠乎人無忠臣之道仁義之行可謂賢乎周書曰先君而後臣先父母而後兄弟先兄弟而後交友先交友而後妻子妻子私愛也事君公義也今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無事君之禮棄忠臣之公道營妻子之私愛偷生苟活妾等耻之况於子乎吾不能與子蒙耻而生焉遂自殺戎君賢之祠以大牢而以將禮葬之賜其弟金百鎰以為卿而使別治蓋君子謂蓋將之妻潔而好義詩曰淑人君子其德不回此之謂也

頌曰

蓋將之妻 據節銳情 戎既滅蓋 丘子獨生



妻耻不死 陳設五榮 爲夫先死 卒遺顯名

贊曰

臣分於君 義當偕死 自殺不終 妻諾其止
由義至賢 素聞詡詡 一亡感戎 無疆著史

魯義姑姊

魯義姑姊者魯野之婦人也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携一兒而行軍且及之棄其所抱抱其所携而走山兒隨而啼婦人遂行不顧齊將問兒曰走者爾母耶曰是也毋所抱者誰也曰不知也齊將乃追之軍士引弓將射之曰止不止吾將射爾婦人乃還齊將問所抱者誰也所棄者誰也對曰所抱者妾兒之子也所棄者妾之子也見軍之至力不能兩護故棄妾之子齊將曰子之於母其親愛也痛甚於今釋之而反抱兄之子何也婦人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夫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妾子幸而得幸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庶民國人不吾與也夫如是則脅肩無所容而累足無所履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故忍棄子而行義不能無義而視魯國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人言於齊君曰魯未可伐也乃至於境山澤之婦人耳猶知持節行義不以私害公而况於朝臣士大夫乎請還齊君許之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公正誠信果於行義夫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况以禮義治國乎詩云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此之謂也

頌曰

齊君攻魯 義姑有節 見軍走山 棄子抱姪
齊將問之 賢其推理 號婦爲義 齊兵遂止

贊曰

魯野之婦 軍及棄子 公義抱姪 齊將明只
按兵止伐 齊君乃許 束帛之賜 國家賴矣

代趙夫人

代趙夫人者趙簡子之女襄子之姊代王之夫人也
簡子旣葬襄子未除服馳登夏屋誘代王使厨人持
斗以食代王及從者行斟陰令宰人各以一斗擊殺
代王及從者因舉兵平代地而迎其姊趙夫人夫人
曰吾受先君之命事代王今十有餘年矣代無大故

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將奚歸且吾聞之婦人執
義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欲迎我何之以第慢夫非
義也以夫怨第非仁也吾不敢怨然亦不歸遂泣而
呼天自殺於磨笄之地代人皆懷之君子謂趙夫人
善處夫婦之間詩云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

惟趙襄子 代夫人弟 襲滅代王 迎取其姊
姊引義理 稱說節禮 不歸不怨 遂留野死

贊曰

襄子弗仁 誘殺代王 姊不義迎 磨笄自戕
代地趙王 夫人寧亡 善處骨肉 一道亦滅

齊義繼母



齊義繼母者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者吏訊之被一創二子兄弟立其傍吏問之兄曰我殺之弟曰非兄也乃我殺之期年吏不能決言之於相相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曰今皆赦之是縱有罪也皆殺之是誅無辜也寡人度其母能知子善惡試問其母聽其所欲殺活相召其母問之曰母之子殺人兄弟欲相代死吏不能決言之於王王有仁惠故問母何所欲殺活其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受其言因而問之曰夫少子者人之所愛也今欲殺之何也其母對曰少者妾之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之時屬之於妾曰善養視之妾曰諾今既受人之託許人以諾豈可以忘人之託而不信其諾耶

且殺兄活弟是以私愛廢公義也昔言忘信是欺死者也夫言不約束已諾不分何以居於世哉子雖痛乎獨謂行何泣下沾襟相入言於王王美其義高其行皆赦不殺而尊其母號曰義母君子謂義母信而好義潔而有讓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爲則此之謂也

頌曰

義繼信誠 公正知禮 親假有罪 相讓不已
吏不能決 王以問母 據信行義 卒免二子

贊曰

對所欲殺 割所甚愛 後母前子 不忍相害
齊王盡赦 仁哉天蓋 愷悌有詩 萬世永載

魯秋潔婦



絮婦者魯秋胡子妻也既納之五日去而官於陳五年乃歸未至家見路傍婦人採桑秋胡子悅之下車謂曰若曝採桑吾行道遠願託桑蔭下食下齋休焉婦人採桑不輟秋胡子謂曰力田不如逢豐年力桑不如見國卿吾有金願以與夫人婦人曰嘻夫採桑力作紡績織維以供衣食奉二親養夫子吾不願金所願卿無有外意妾亦無淫泆之志牧子之齋與荀金秋胡子遂去至家奉金遺毋使人喚婦至乃向採桑者也秋胡子慙婦曰子束髮辭親往仕五年乃還當所悅馳驟揚塵疾至今也乃悅路傍婦人下子之糧以金予之是忘毋也忘毋不孝好色淫泆是汚行也汚行不義夫事親不孝則事君不忠處家不義則

治官不理孝義並二必不遂矣妾不忍見子以娶妾亦不嫁遂去而東走投河而死君子曰絮婦精於善夫不孝莫大於不愛其親而愛其人秋胡子有之矣君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採湯秋胡子婦之謂也詩云惟是褊心是以爲刺此之謂也

頌曰

秋胡西仕 五年乃歸 遇妻不識 心有淫思
妻執無二 歸而相知 耻夫無義 遂東赴河

贊曰

採桑之婦 豈見金夫 意志兩言 足知弗汚
投河自耻 孝義不悖 秋胡之心 夷然罔愧

周主忠妾



周主忠妾者周大夫妻之媵妾也大夫號主父自衛
仕於周二年且歸其妻淫於隣人恐主父覺其淫者
憂之妻曰無憂也吾為毒酒封以待之矣三日主父
至其妻曰吾為子勞封酒相待使媵婢取酒而進之
媵婢心知其毒酒也計念進之則殺主父不義言之
又殺主母不忠猶與因陽僵覆酒主大怒而笞之既
已妻恐媵婢言之因以他過笞欲殺之媵知將死終
不言主父第聞其事具以告主父主父驚乃免媵婢
而笞殺其妻使人陰問媵婢曰汝知其事何以不言
而反幾死乎媵婢曰殺主以自生又有辱主之名吾
死則死耳豈言之哉主父高其義貴其意將納以為
妻媵婢辭曰主辱而死而妾獨生是無禮也代主之
處是逆禮也無禮逆禮有一猶愈今盡有之難以生
矣欲自殺主聞之乃厚幣而嫁之四鄰爭娶之君子
謂忠妾為仁厚夫名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彰詩
云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

頌曰

周主忠妾 慈惠有序 主妻淫僻 藥酒毒主
使妾奉進 僵以除賊 忠全其主 終蒙其福

贊曰

夫婦倫變 毒酒以頒 媵妾兩全 主父終知
殺妻貴婢 死以禮辭 仁厚之名 君子歸斯

魏節乳母

魏節乳母者魏公子之乳母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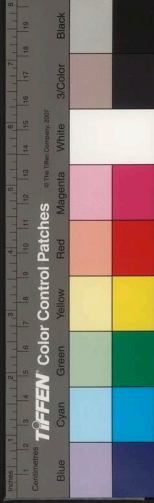


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
千鎰匿之者罪至夷節乳母與公子俱逃魏之故臣
見乳母而識之曰乳母無恙乎乳母曰嗟乎吾奈公
子何故臣曰今公子安在吾聞秦令曰有能得公子
者賜金千鎰匿之者罪至夷乳母儻言之則可以得
千金知而不言則昆弟無類矣乳母曰吁我不知公
子之處故臣曰我聞公子與乳母俱逃母曰吾雖知
之亦終不可以言故臣曰今魏國亦破亡族已滅子
匿之尚誰為乎母吁而言曰夫見利而反上者逆也
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以求利吾不為也
且夫凡為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為殺之也豈可利賞
之誅之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妾不能生而令公子

擒也遂抱公子逃於深澤之中故臣以告秦軍秦
追見爭射之乳母以身為公子蔽矢著身者數十與
公子俱死秦王聞之貴其守忠死義乃以卿禮葬之
祠以大牢寵其兄為五大夫賜金百鎰君子謂節乳
母慈惠敦厚重義輕財禮為孺子室於宮擇諸母及
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為
子師次為慈母次為保母皆居子室以養全之他人
無事不得往夫慈故能愛乳狗搏人伏鷄搏狸恩出
於中心也詩云行有死人尚或瑾之此之謂也

頌曰

秦既滅魏 購其子孫 公子乳母 與俱遁逃
守節執事 不為利違 遂死不顧 名號顯遺



贊曰

秦破魏國 金求道誅 乳母公子 深澤逃之
敵軍追遇 射矢俱斃 禮葬寵兄 一節萬世

梁節姑姊

梁節姑姊者梁之婦人也因失火兄子與其已子在
火中欲取兄子輒得其子獨不得兄子火盛不得復
入婦人將自趣火其友止之曰子本欲取兄之子惶
恐卒誤得爾子中心謂何何至自赴火婦人曰梁國
豈可戶告人曉也被不義之名何面目以見兄弟國
人哉吾欲復投吾子為失母之恩吾勢不可以生遂
赴火而死君子謂節姑姊潔而不污詩曰彼其之子
命不渝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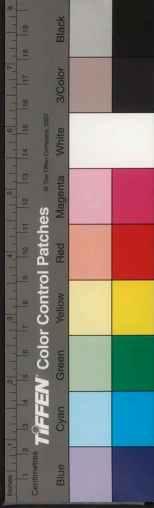
梁節姑姊 據義執理 子姪同內 火大發時
欲出其姪 輒得厥子 火盛自投 明不私已

贊曰

誰謂兄子 厚與子同 取之於火 偶不得兄
梁婦畏義 難明至公 終赴火死 節潔可隆

珠崖二義

二義者珠崖令之後妻及前妻之女也女名初年十
三珠崖多珠繼母連大珠以為繫臂及令死當送喪
法內珠入於關者死繼母棄其繫臂珠其子男年九
歲好而取之置之母鏡奩中皆莫之知遂奉喪歸至
海關關候士吏搜索得珠十枚於繼母鏡奩中吏曰



噫此值法無可奈何誰當坐者初在左右顧心恐毋云置鏡奩中乃曰初當坐之吏曰其狀何如對曰君不幸夫人解繫臂棄之初心惜之取而置夫人鏡奩中夫人不知也繼毋聞之遽疾行問初曰夫人所棄珠初復取之置夫人奩中初當坐之毋意亦以初爲實然憐之乃因謂吏曰願且待幸無劾兒兒誠不知也此珠妾之繫臂也君不幸妾解去之而置奩中迫奉喪道遠與弱小俱忽然忘之妾當坐之初固曰實初取之繼毋又曰兒但讓耳實妾取之因涕泣不能自禁女亦曰夫人哀初之孤欲強活初身夫人實不知也又因哭泣泣下交頸送葬者盡哭哀慟傍人莫不爲酸鼻揮涕關吏執筆書劾不能就一字關候垂泣終日不能忍決乃曰母子有義如此吾寧坐之不忍加文且又相讓安知孰是遂棄珠而遣之既去後乃知男獨取之也君子謂二義慈孝論語曰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若繼毋與假女推讓爭死哀感傍人可謂直耳

頌曰

珠崖夫人 甚有毋恩 假繼相讓 維女亦賢
納珠於關 各有伏愆 二義如此 爲世所傳

贊曰

關法重珠 二義爭死 鏡奩之置 誰克明只
吏感廢劾 寧坐以此 弃珠遣去 慈孝世美

邵陽友娣

六列女傳卷五

友婦者邵陽邑任延壽之妻也字季兒有三子季兒
兄季宗與延壽爭葬父事延壽與其友田建陰殺季
宗建獨坐死壽會赦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噫獨今乃
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吾兄者爲誰延
壽曰田建田建已死獨我當坐之汝殺我而已季兒
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讎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
願以車馬及家中財物盡以送汝聽汝所之季兒曰
吾當安之兄死而讎不報與子同枕席而使殺吾兄
內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面目以生而戴天履
地乎延壽慙而去不敢見季兒季兒乃告其大女曰
汝父殺吾兄義不可以留又終不復嫁矣吾去汝而
死善視汝兩弟遂以纊自經而死馮翊王讓聞之大
其義令縣復其三子而表其墓君子謂友婦善復兄
讐詩曰不借不賊鮮不爲則季兒可以爲則矣

頌曰

季兒樹義 夫殺其兄 欲復兄讎 義不可行
不留不去 遂以自殃 馮翊表墓 嘉其義明

贊曰

季宗之讐 友娣初昧 既知延壽 義難與懲
告女不留 經經無悔 有光邵陽 馮翊表代

京師節女

京師節女者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其夫有讐人欲
報其夫而無道徑聞其妻之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
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呼其女告之女計念不聽之



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不孝不義雖生不可
以行於世欲以身當之乃且許諾曰旦日在樓上新
沐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牖待之還其家乃告其
夫使卧他所因自沐居樓上東首開戶牖而卧夜半
讐家果至斷頭持去明而視之乃其妻之頭也讐人
哀痛之以爲有義遂釋不殺其夫君子謂節女仁孝
厚於恩義也夫重仁義輕死二行之高者也論語曰
君子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此之謂也

頌曰

京師節女 夫讐劫父 要女間之 不敢不許
期處既成 乃易其所 殺身成仁 義冠天下

贊曰

丈夫之間 事機難處 曰孝曰義 以身當死
東首一卧 全夫生爾 讐家亦感 成仁爲美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

辯通傳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
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
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
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
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
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母老老
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
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
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六

辯通傳

齊管妾媵

妾媵者齊相管仲之妾也甯戚欲見桓公道無從乃
爲人僕將車宿齊東門之外桓公因出甯戚擊牛角
而商歌甚悲桓公異之使管仲迎之甯戚稱曰浩浩
乎白水管仲不知所謂不朝五日而有憂色其妾媵
進曰今君不朝五日而有憂色敢問國家之事耶君
之謀也管仲曰非汝所知也媵曰妾聞之也母老老
毋賤賤毋少少毋弱弱管仲曰何謂也昔者太公望
年七十屠牛於朝歌市八十爲天子師九十而封於
齊由是觀之老可老耶夫伊尹有嬖氏之媵臣也湯



立以爲三公天下之治太平由是觀之賤可賤耶舉
子生五歲而贊禹由是觀之少可少耶馱駉生七日
而超其母由是觀之弱可弱耶於是管仲乃下席而
謝曰吾請語子其故昔日公使我迎甯戚甯戚曰浩
浩乎白水吾不知其所謂是故憂之其妾笑曰人已
語君矣君不知識矣古有白水之詩詩不云乎浩浩
白水儻儻之魚君來召我我將安居國家未定從我
焉如此甯戚之欲得仕國家也管仲大悅以報桓公
桓公乃修官府齊戒五日見甯子因以爲相齊國以
治君子謂妾媵爲可與謀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此之謂也

頌曰

桓遇甯戚

命虜起之

管仲白水

管仲

妾進問焉

爲說其詩

管嘉報公

齊得以治

贊曰

妾媵四母

默啓賢隆

白水有章

管仲濂通

公異甯戚

天誘其衷

相齊以治

伊誰之功

楚江乙母

楚大夫江乙之母也當恭王之時乙爲郢大夫有入
王宮中盜者令尹以罪乙請於王而絀之處家無幾
何其母亡布八尋乃往言於王曰妾夜亡布八尋令
尹盜之王方在小曲之臺令尹侍焉王謂母曰令尹
信盜之寡人不爲其富貴而不行法焉若不盜而誣
楚國有常法母曰令尹不身盜之也乃使人盜之



王曰其使人盜柰何對曰昔孫叔敖之爲令尹也道不拾遺門不閉關而盜賊自息今令尹之治也耳目不明盜賊公行是故使盜得盜妾之布是與使人盜何以異也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毋曰吁何大王之言過也昔日妾之子爲郢大夫有盜王官中之物者妾子坐而紬妾子亦豈知之哉然終坐之令尹獨何人而不以是爲過也昔者周武王有言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上不明則下不治相不賢則國不寧所謂國無人者非無人也無理人者也王其察之王曰善非徒譏令尹又譏寡人命吏償毋之布因賜金千鎰毋讓金布曰妾豈貪貨而失大王哉怨令尹之治也遂去不肯受王曰毋智若此其子必不愚乃復召江乙而用之君子謂乙毋幸微喻詩云猷之未遠是用大諫此之謂也

頌曰

江乙失位 乙毋動心 旣歸家處 言布入尋
指責令尹 辭甚有度 王復用乙 賜毋金布

贊曰

官中之盜 江乙見紬 其毋亡布 令尹咎執
微諸叔敖 政良盜息 無人危言 辭金千鎰

晉弓工妻

弓工妻者晉繁人之女也當平公之時使其夫爲弓三年乃成平公引弓而射不穿一札平公怒將殺之弓人之妻請見曰繁人之子弓人之妻也願有請



於君平公見之妻曰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
葭葦惻然爲痛之恩及草木豈欲殺不辜者乎秦穆
公有盜食其駿馬之肉反飲之以酒楚莊王臣援其
夫人之衣而絕纓與飲大樂此三君者仁蓄於天下
卒享其報名垂至今昔帝堯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土
階三等猶以爲爲之者勞居之者逸也今妾之夫治
造此弓其爲之亦勞其幹生於太山之阿一日三觀
陰三觀陽傳以燕牛之角纏以荆麋之筋糊以阿魚
之膠此四者皆天下之妙選也而君不能以穿一札
是君不能射也而反欲殺妾之夫不亦謬乎妾聞射
之道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
蓋射之道也平公以其言而射穿七札繁人之夫
得出而賜金三鎰君子謂子工妻可與處難詩曰
予既堅舍矢既鈞言射有法也

頌曰

晉平作弓 三年乃成 公怒弓工 將加以刑
妻往說公 陳其幹材 列其勞苦 公遂釋之

贊曰

弓工之妻 救夫之死 陳古三仁 俾良心啓
四妙之勞 辭罪有以 射道進公 賜金既處

齊傷槐女

齊傷槐女者傷槐行之女也名靖景公有所愛槐使
人守之植木懸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
衍醉而傷槐景公聞之曰是先犯我令使吏拘之且



加罪焉媿懼乃造於相晏子之門曰賤妾不勝其欲願得備數於下晏子聞之笑曰嬰有淫色乎何爲老而見奔殆有說內之至哉旣入門晏子望見之曰怪哉有深憂進而問焉對曰妾父行幸得克城郭爲公民見陰陽不調風雨不時五穀不滋之故禱祠於名山神水不勝麴孽之味先犯君令醉至於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蒞國也不損祿而加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爲六畜傷民人不爲野草傷禾苗昔者宋景公之時大旱三年不雨召太上而卜之曰當以人祀景公乃降堂北面稽首曰吾所以請雨者乃爲吾民也今必當以人祀寡人請自當之言未卒天大雨方千里所以然者何也以能順天慈民也今吾君樹槐令犯者死欲槐之故殺媿之父孤妾之身妾恐僣執政之法而害明君之義也鄰國聞之皆謂君愛樹而賊人其可乎晏子惕然而悟明日朝謂景公曰嬰聞之窮民財力謂之暴崇玩好威嚴令謂之逆刑殺不正謂之賊夫三者守國之大殃也今君窮民財力以美飲食之具繁鐘鼓之樂極宮室之觀行暴之大者也崇玩好威嚴令是逆民之明者也犯槐者刑傷槐者死刑殺不正賊民之深者也公曰寡人敬受命晏子出景公即時命罷守槐之役拔植懸之木廢傷槐之法出犯槐之囚君子曰傷槐女能以辭免詩云是究是圖置其然乎此之謂也

頌曰



景公愛棍 民醉折傷 景公將殺 其女悼惶
奔告晏子 稱說先王 晏子爲言 遂免父殃

贊曰

公有愛樹 傷者加罪 其女告相 曲先直謂
朱君慈民 請雨天對 拔木廢法 免父罔懲

楚野辯女

楚野辯女者昭氏之妻也鄭簡公使大夫聘於荆至
於狹路有一婦人乘車與大夫轂擊而折大夫車軸
大夫怒將執而鞭之婦人曰君子不遷怒不貳過今
於狹路之中妾已極矣而子大夫之僕不肯少引是
以敗子大夫之車而反執妾豈不遷怒哉既不怒僕
而反怨妾豈不貳過哉周書曰毋侮鰥寡而畏高明
今子列大夫而不爲之表而遷怒貳過釋僕執妾
其微弱豈可謂不侮鰥寡乎吾鞭則鞭耳惜子大夫
之喪善也大夫慙而無以應遂釋之而問之對曰妾
楚野之鄙人也大夫曰盍從我於鄭乎對曰既有狂
夫昭氏在內矣遂去君子曰辯女能以辭免詩云惟
號斯言有倫有脊此之謂也

頌曰

辯女獨乘 遇鄭使者 鄭使折軸 執女忿怒
女陳其寃 亦有其序 鄭使慙去 不敢談語

贊曰

昭氏辯妻 大夫罔肆 折軸之偶 路狹有自
以理拒侮 辭正且是 旣慚復越 從鄭何故



阿谷處女

阿谷處女者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阿谷之隧見處子佩瑱而浣孔子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耻鄙之人也自耻徂南將欲之楚逢天之暑我思譚譚願乞一飲以伏我心處子曰阿谷之隧隱曲之地其水一清一濁流入於海欲飲則飲何問乎婢子授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響者聞子之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復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處子曰我鄙野之人也願

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過賢則賓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往曰吾耻鄙之人也自耻徂南將欲之楚有絺綌五兩非敢以當子之身也願注之水旁處子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資財棄於野鄙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早命切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婦人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遊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頌曰

孔子出遊 阿谷之南 異其處子 欲觀其風
子貢三反 女辭辯深 子曰達情 知禮不淫



觴琴絺綌 賜三爲辭 處女屢酬 儀言兼思
達情知禮 孔子稱之 因志觀風 載徵諸詩

趙津女娟

贊曰

趙津女娟者趙河津之女趙簡子之夫人也初簡子南擊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卧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懼持楫而走簡子曰女子走何爲對曰津吏息女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祠九江三淮之神供具備禮御蓋受福不勝玉祝杯酌餘醑醉至於此君欲殺之妾願以鄙軀爲女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主君欲因其醉而殺之妾恐其身之不知痛而心不知罪也若不知罪殺之是殺不辜也願醒而殺之使知其罪簡子曰善遂釋不誅簡子將渡用楫者少一人娟攘卷操楫而請曰妾願備父持楫簡子曰不穀將行選士大夫齋戒沐浴義不與婦人同舟而渡也娟對曰妾聞昔者湯伐夏左驂牝驪右驂牝靡而遂放桀武王伐殷左驂牝騏右驂牝驥而遂克紂至於華山之陽主君不欲渡則已與妾同舟又何傷乎簡子悅遂與渡中流爲簡子發河激之歌其辭曰升彼阿兮面觀清水揚波兮杳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楫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擢兮行勿疑簡子大悅曰昔者不穀夢娶妻豈此女乎將使人祝葭以爲夫人娟乃再拜而辭

曰夫婦人之禮非媒不嫁嚴親在內不敢聞命遂辭而去簡子歸乃納幣於父母而立以爲夫人君子曰女嬀通達而有辭詩云來遊來歌以矢其音此之謂也

頌曰

趙簡渡河 津吏醉荒 將欲加誅 女嬀恐惶

操檝進說 父得不喪 維久難蔽 終遂發揚

贊曰

津吏祝釐 爲君乘險 不有女嬀 孰明忠掩

持檝願備 二王是闡 立爲夫人 協夢匪鮮

趙佛盼母

趙佛盼母者趙之中牟宰佛盼之母也佛盼以中牟

叛趙之法以城叛者身死家收佛盼之母將論自言我死不當士長問其故母曰爲我通於主君乃言不通則老婦死而已士長爲之言於襄子襄子問其故母曰不得見主君則不言於是襄子見而問之曰不當死何也母曰妾之當死亦何也襄子曰而子反母曰子反母何爲當死襄子曰母不能教子故使至於乃以毋無教耶妾之職盡久矣此乃在於主君妾聞子少而慢者毋之罪也長而不能使者父之罪也今妾之子少而不慢長又能使妾何負哉妾聞之子少則爲子長則爲友夫死從子妾能爲君長子君自擇以爲臣妾之子與在論中此君之臣非妾之子君有



暴臣妾無暴子是以言妾無罪也襄子曰善夫佛聆之反寡人之罪也遂釋之君子曰佛聆之毋一言而發襄子之意使行不遷怒之德以免其身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寫兮此之謂也

頌曰

佛聆既叛 其毋任理 將就于論 自言襄子
陳列毋職 子長在君 襄子說之 遂釋不論

贊曰

中牟誠叛 論及其毋 毋有理辨 君何仕廳
暴臣在君 匪毋之所 襄子行德 心寫君子

齊威虞姬

虞姬者名始之齊威王之姬也威王卽位九年不洽
委政大臣佞臣周破胡專權擅勢嫉賢姬能卽
夫賢而日毀之阿大夫不肖反日舉之虞姬謂王曰
破胡讒諛之臣也不可不退齊有北郭先生者賢明
有道可置左右破胡聞之乃惡虞姬曰其幼弱在於
閭巷之時嘗與北郭先生通王疑之乃問虞姬於九
層之臺而使有司即窮驗問破胡賂執事者使竟其
罪執事者誣其詞而上之王視其詞不合於意乃召
虞姬而自問焉虞姬對曰妾始之幸得蒙先人之遺
體生於天壤之間去蓬廬之下侍明王之燕昵附王
著薦床蔽席供執掃除掌奉湯沐至今十餘年矣慙
倦之心冀幸補一言而爲邪臣所擠湮於百重之下
不意大王乃復見與之語妾聞玉石墜泥不爲汙椰



下覆寒女不爲亂積之於素雅故不見疑也經瓜田
不納履過李園不整冠妾不避此罪一也既陷難中
有司受賂聽用邪人卒見覆肩不能自明妾聞寡婦
哭城城爲之崩亡士數市市爲之罷誠信發內感動
城市妾之寃明於白日雖獨號於九層之內而衆人
莫爲毫釐妾之罪二也既有汗名而加此二罪義固
不可以生所以生者爲莫白妾之汗名也且自古有
之伯奇放野申生被患孝順至明反以爲殘妾既當
死不復重陳然願戒大王羣臣爲邪破胡最甚王不
執政國殆危矣於是王大寤出虞姬顯之於朝市封
卽墨大夫以萬戶烹阿大夫與周破胡遂起兵收故
侵地齊國震懼人知烹阿大夫不敢鋪非務盡其職

齊國大治君子謂虞姬好善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
降此之謂也

頌曰

齊威脩政 不治九年 虞姬譏刺 反害其身
姬列其事 上指皇天 威王覺寤 卒距強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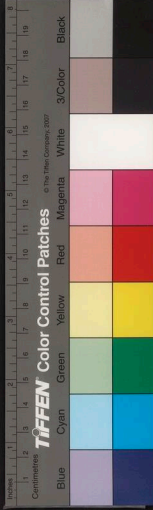
贊曰

去讒被讒 進賢疑賢 虞姬不幸 幾陷難焉
威王善察 聽言白寃 破胡既烹 齊治克堪

齊鍾離春

鍾離春者齊無鹽邑之女宣王之正后也其爲人極
醜無雙曰頭深目長指大節印鼻結喉肥項少髮折
腰出胸皮膚若漆年四十無所容入衞嫁不售流棄

齊列女傳卷六



莫執於是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謂謁者曰妾齊之
不售女也聞君王之聖德願備後宮之埽除頓首司
馬門外唯王幸許之謁者以聞宣王方置酒於漸臺
左右聞之莫不掩口大笑曰此天下強顏女子也豈
不異哉於是宣王乃召見之謂曰昔者先王爲寡人
娶妃匹皆已備有列位矣今女子不容于鄉里布衣
而欲于萬乘之主亦有何奇能哉鍾離春對曰無有
特竊慕大王之美義耳王曰雖然何喜良久曰竊嘗
喜隱宣王曰隱固寡人之所願也試一行之言未卒
忽然不見宣王大驚立發隱書而讀之退而推之又
未能得明日又更召而問之不以隱對但揚目銜齒
舉手拊膝曰殆哉殆哉如此者四宣王曰願遂聞命

鍾離春對曰今大王之君國也西有衡秦之患南有
強楚之讐外有二國之難內聚姦臣衆人不附春秋
四十壯男不立不務衆子而務衆婦尊所好忽所恃
一旦山陵崩弛社稷不定此一殆也漸臺五重黃金
白玉琅玕籠疏翡翠珠璣幕絡連飾萬民罷極此二
殆也賢者匿於山林諂諛強於左右邪僞立於本朝
諫者不得通入此三殆也飲酒沈湎以夜繼晝女樂
俳優縱橫大笑外不修諸侯之禮內不秉國家之治
此四殆也故曰殆哉殆哉於是宣王喟然而嘆曰痛
乎無益君之言乃今一聞於是拼漸臺罷女樂退諂
諛去雕琢選兵馬實府庫四辟公門招進直言延及
側陋卜擇吉日立太子進慈母拜無鹽君爲后而齊



國大安者醜女之力也君子謂鍾離春正而有辭詩云既見君子我心則喜此之謂也

頌曰

無鹽之女 干說齊宣 分別四殆 稱國亂煩
宣王從之 四辟公門 遂立太子 拜無鹽君

贊曰

女非醜賤 乃貴安國 不棄不售 短褐拂拭
詳陳三殆 宣王嘆息 改德拜后 弘資乃力

齊宿瘤女

宿瘤女者齊東郭採桑之女閔王之后也項有大瘤故號曰宿瘤初閔王出遊至東郭百姓盡觀宿瘤採桑如故王怪之召問曰寡人出遊車騎甚衆百姓無

少長皆棄事來觀汝採桑道旁曾不一視何也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竒女也惜哉宿瘤女曰婢妾之職屬之不二予之不忘中心謂何宿瘤何傷王大悅之曰此賢女也命後乘載之女曰賴大王之力父母在內使妾不受父母之教而隨大王是奔女也大王又安用之王大慙曰寡人失之又曰貞女一禮不備雖死不從於是王遣歸使使者以金百鎰往娉迎之父母驚惶欲洗沐加衣裳女曰如是見王則變容更服不見識也請死不往於是如故隨使者閔王歸見諸夫人告曰今日出遊得一聖女今至斥汝屬矣諸夫人皆怪之盛服而衛遲其至也宿瘤駭官中諸夫人皆掩口而笑左右失貌不能



自止王太慙曰且無笑不飾耳夫飾與不飾固相去
十百也女曰夫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
王曰何以言之對曰性相近習相遠也昔者堯舜桀
紂俱天子也堯舜自飾以仁義雖爲天子安於節儉
茅茨不剪采椽不斷後宮衣不重采食不重味至今
數千歲天下歸善焉桀紂不自飾以仁義習爲苛文
造爲高臺深池後宮蹈綺縠弄珠玉意非有廢時也
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至今千餘歲天下歸惡焉由是
觀之飾與不飾相去千萬尚不足言何獨十百也於
是諸夫人皆大慙閔王大感瘤女以爲后出令卑官
室填池澤損膳減樂後宮不得重采期月之間化行
鄰國諸侯朝之侵三晉懼秦楚一立帝號閔王至於

此也宿瘤女有力焉及女死之後燕遂屠齊閔王
亡而弑死於外君子謂宿瘤女通而有禮詩云菁菁
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宿瘤 東郭採桑 閔王出遊 不爲變常
王召與語 諫辭甚明 卒升后位 名聲光榮

贊曰

有女採桑 不可瘤鄙 弗觀閔王 禮闕寧死
奇聖兩稱 諸宮笑只 對以仁義 化威賴此

齊孤逐女

孤逐女者齊即墨之女齊相之妻也初逐女孤無父
毋狀甚醜三逐於鄉五逐於里過時無所容齊相婦



死逐女造襄王之門而見謁者曰妾三逐於鄉五逐於里孤無父母擯棄於野無所容止願當君王之盛顏盡其愚辭左右復於王王輟食吐哺而起左右曰三逐於鄉者不忠也五逐於里者少禮也不忠少禮之人王何爲遽王曰子不識也夫牛鳴而馬不應非不聞牛聲也異類故也此人必有與人異者矣遂見與之語三日始一日曰大王知國之柱乎王曰不知逐女曰柱相國是也夫柱不正則棟不安棟不安則椽橈墮椽橈墮則屋幾覆矣王則棟矣庶民椽橈也國家屋也夫屋堅與不堅在乎柱國家安與不安在乎相今大王既有明哲而國相不可不審也王曰諾其二日王曰吾國相奚若對曰王之國相比目之魚

也外比內比然後能成其事就其功王曰何謂也逐女對曰朋其左右賢其夫妻是外比內比也其三日王曰吾相其可易乎逐女對曰中才也求之未可得也如有過之者何爲不可也今則未有妾聞明王之用人也推一而用之故楚用虞丘子而得孫叔敖燕用郭隗而得樂毅大王誠能厲之則此可用矣王曰吾用之奈何逐女對曰昔者齊桓公尊九九之人而有道之士歸之越王敬螳蟻之怒而勇士死之葉公好龍而龍爲暴下物之所徵固不須項王曰善遂尊相敬而事之以逐女妻之齊國以治詩云旣見君子並坐鼓瑟此之謂也

頌曰



齊逐孤女 造襄王門 女雖五逐 王猶見焉
談國之政 亦甚有文 與語三日 遂配相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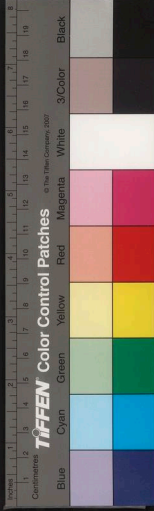
贊曰

孤逐之女 願當齊王 左右間之 識而靡忘
三日與語 相道益昌 尊事配賢 用人有光

楚處莊姪

楚處莊姪者楚頃襄王之夫人縣邑之女也初頃襄
王好臺榭出入不時行年四十不立太子諫者蔽塞
屈原放逐國既殆矣秦欲襲其國乃使張儀間之使
其左右謂王曰南遊於唐五百里有樂焉王將往是
時莊姪年十二謂其母曰王好淫樂出入不時春秋
既盛不立太子今秦又使人重賂左右以惑我王使

遊五百里外以觀其勢王已出姦臣必倚敵國而
謀王必不得反國姪願往諫之其母曰汝嬰兒也安
知諫不遣姪乃逃以緹竿爲幟姪持幟伏南郊道旁
王車至姪舉其幟王見之而止使人往問之使者報
曰有一女童伏於幟下願有謁於王王曰召之姪至
王曰女何爲者也姪對曰妾縣邑之女也欲言隱事
於王恐壅闕蔽塞而不得見聞大王出遊五百里因
以幟見王曰子何以戒寡人姪對曰大魚失水有龍
無尾墻欲內崩而王不視王曰不知也姪對曰大魚
失水者王離國五百里也樂之於前不思禍之起於
後也有龍無尾者年既四十無太子也國無強輔必
且殆也墻欲內崩而王不視者禍亂且成而王不改



也王曰何謂也姪曰王好臺榭不恤衆庶出入不時耳目不聰明春秋四十不立太子國無強輔外內崩壞強秦使人內間王左右使王不改滋日以甚今禍且構王遊於五百里之外王必遂往國非王之國也王曰何也姪曰王之致此三難也以五患王曰何謂五患姪曰宮室相望城郭濶達一患也官垣衣繡民人無褐二患也奢侈無度國且虛竭三患也百姓饑餓馬有餘秣四患也邪臣在側賢者不達五患也王有五患故及三難王曰善命後車載之立還反國門已閉反者已定王乃發鄢郢之師以擊之僅能勝之乃立姪爲夫人位在鄭子袖之右爲王陳節儉愛民之事楚國復強君子謂莊姪雖違於禮而終守以正謂也

詩云北風其喙雨雪霏霏惠而好我携手同歸此之謂也

頌曰

楚處莊姪 雖爲女童 以幟見王 陳國禍凶

設王三難 五患累重 王載以歸 終卒有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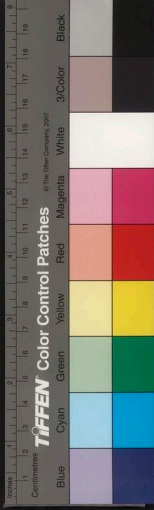
贊曰

楚原旣逐 國殆可知 鄰間淫樂 奸謀發兮

緹幟一舉 謁戒龍魚 五患悟君 女童莫希

齊女徐吾

齊女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相從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屬李吾謂其屬曰徐吾燭數不屬請無與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妾



以貧燭不屬之故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自與蔽薄坐常處下凡爲貧燭不屬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家見哀之恩長爲妾役之事使諸君常有惠施於妾不亦可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君子曰婦人以辭不見棄於鄰則辭安可以已乎哉詩云辭之輯矣民之協矣此之謂也

頌曰

齊女徐吾 會績獨貧 夜託燭明 李吾絕焉

徐吾自列 辭語甚分 卒得容入 終沒後言

贊曰

會績以燭 徐吾寔貧 李吾較之 餘光愛明

損益兩辯

妾役事并

善哉其辭

與夜章循

齊太倉女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公之少女也名緹縈淳于公無男有女五人孝文皇帝時淳于公有罪當刑是時肉刑尚在詔獄繫長安當行會逮公罵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自悲泣而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悲其意乃下詔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示而不犯何其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五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朕德薄而教之不明



歟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其道毋繇朕甚憐之夫刑者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自是之後鑿頭者髡抽脅者笞刑足者鉗淳于公遂得免焉君子謂緹縈一言發聖主之意可謂得事之宜矣詩云辭之懌矣民之莫矣此之謂也

頌曰

緹縈訟父 亦孔有識 推誠上書 文雅甚備
小女之言 乃感聖意 終除肉刑 以免父事

贊曰

父罪當刑 五女有救 緹縈上書 願贖以羞
天子憐詔 德教少曠 肉典始革 漢令罔咎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
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
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
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
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
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鞮其頭而飲
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夫之以爲樂龍逢進諫
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
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
意尚不厭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

夏桀末喜

末喜者夏桀之妃也美於色薄於德亂孽無道女子
行丈夫心佩劍帶冠桀既棄禮義淫於婦人求美女
積之於後宮收倡優侏儒狎徒能爲奇偉戲者聚之
於旁造爛漫之樂日夜與末喜及宮女飲酒無有休
時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驕奢自恣爲
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鞮其頭而飲
之於酒池醉而溺死者末喜天之以爲樂龍逢進諫
曰君無道必亡矣桀曰日有亡乎日亡而我亡不聽
以爲妖言而殺之造瓊室瑤臺以臨雲雨殫財盡幣
意尚不厭召湯囚之於夏臺已而釋之諸侯大叛於



是湯受命而伐之戰於鳴條桀師不戰湯遂放桀與
末喜嬖妾同舟流於海死於南巢之山詩曰懿厥哲
婦爲梟爲鴟此之謂也

頌曰

末喜配桀 維亂驕場 桀既無道 又重其荒
姦軌是用 不恤法常 夏后之國 遂反爲商

殷紂妲己

妲己者殷紂之妃也嬖幸於紂紂材力過人手格猛
獸智足以距諫辯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
聲以爲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樂不離妲己妲己之
所譽貴之妲己之所憎誅之作新淫之聲北鄙之舞
靡靡之樂收珍物積之於後官設目群女咸獲所欲

積糟爲丘流酒爲池懸肉爲林使人裸形相逐其間
爲長夜之飲妲己好之百姓怨望諸侯有畔者紂乃
爲炮烙之法膏銅柱加之炭今有罪者行其上輒墮
炭中妲己乃笑比干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
言禍至無日紂怒以爲妖言妲己曰吾聞聖人之心
有七竅於是剖心而觀之囚箕子微子去之武王遂
受命興師伐紂戰於牧野紂師倒戈紂乃登廩臺衣
寶玉衣而自殺於是武王遂致天之罰斬妲己頭懸
於小白旗以爲亡紂者是女也書曰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詩云君子信盜亂是用暴匪其止共
維王之卬此之謂也

頌曰

天 列女傳卷七
二
姒已配紂 惑亂是修 紂既無道 又重相謬
指笑炮灸 諫士割囚 遂敗牧野 反商爲周

周幽褒姒

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爲二龍伺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糝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糝漿櫝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觀之糝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諫之化爲玄蜺入後官宮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孕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棄之先是有童諶曰歷弧箕服寔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夫妻賣歷弧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夫妻夜

逃聞童妾遭棄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于褒長而善好褒人灼有獄獻之以贖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后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爲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爲太子幽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戈獵不時以適褒姒之意飲酒流湏倡優在前以夜續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爲燧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爲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諛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燧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



而共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此之謂也

頌曰

褒神龍變 寔生褒姒 與配幽王 廢后太子
舉烽致兵 笑寇不至 申侯伐周 果滅其祀

衛宣公姜

宣姜者齊侯之女衛宣公之夫人也初宣公夫人夷姜生伋子以爲太子又娶於齊曰宣姜生壽及朔夷姜旣死宣姜欲立壽乃與壽弟朔謀構伋子公使伋子之齊宣姜乃陰使力士待之界上而殺之曰有四馬白旄至者必要殺之壽聞之以告太子曰太子其避之伋子曰不可夫棄父之命則惡用子也壽度太子必行乃與太子飲奪之旄而行盜殺之伋子醒旄不得遽往追之壽已死矣伋子以壽爲已死乃謂盜曰所欲殺者乃我也此何罪請殺我盜又殺之二子旣死朔遂立爲太子宣公薨朔立是爲惠公竟終無後亂及五世至戴公而後寧詩云乃如之人德音無良此之謂也

頌曰

衛之宣姜 謀危太子 欲立子壽 陰設力士
壽乃俱死 衛果危殆 五世不寧 亂由姜起

魯桓文姜

文姜者齊侯之女魯桓公之夫人也內亂其兄齊襄公桓公將伐鄭納厲公旣行與夫人俱將如齊也申



縞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且禮婦人無大故則不歸桓公不聽遂與如齊文姜與襄公通桓公怒禁之不止文姜以告襄公襄公享桓公酒醉之使公子彭生抱而乘之因拉其脅而殺之遂死於車魯人求彭生以除耻齊人殺彭生詩曰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此之謂也

頌曰

文姜淫亂 配魯桓公 與俱歸齊 齊襄淫通
俾厥彭生 摧幹拉脅 維女爲亂 卒成禍凶

魯莊哀姜

哀姜者齊侯之女莊公之夫人也初哀姜未入時公數如齊與哀姜淫既入與其弟叔姜俱公使大夫宗

用幣見大夫夏甫不忌曰婦贄不過我妻以致
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以彰物也今婦贄用幣是男
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無乃不可乎公不聽
又丹其父桓公廟官之楹刻其楠以夸哀姜哀姜驕
淫通於二叔公子慶父公子牙哀姜欲立慶父莊公
薨子般立慶父與哀姜謀遂殺子般於黨氏立叔姜
之子是爲閔公閔公既立慶父與哀姜淫益甚又與
慶父謀殺閔公而立慶父遂使卜齮襲弑閔公于武
闈將自立魯人謀之慶父恐奔莒哀姜奔邾齊桓公
立僖公聞哀姜與慶父通以危魯乃召哀姜醜而殺
之魯遂殺慶父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此之謂也

頌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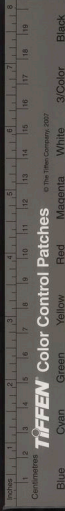


哀姜好邪 淫于魯莊 延及二叔 驕妬縱橫
慶父是依 國適以亡 齊桓征伐 醜殺哀姜

晉獻驪姬

驪姬者驪戎之女晉獻公之夫人也初獻公娶于齊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生公子重耳夷吾獻公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生奚齊卓子驪姬嬖於獻公齊姜先死公乃立驪姬以爲夫人驪姬欲立夷齊乃與弟謀曰一朝不朝其間容刀逐太子與二公子而可問也於是驪姬乃說公曰曲沃君之宗邑也蒲與二屈君之境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畏邊境無主則開寇心夫寇生其心民懷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與二

屈則可以威民而懼寇矣遂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夷吾居二屈晉獻驪姬既逐太子乃夜泣公問其故對曰吾聞申生爲人甚好仁而強甚寬惠而慈於民今謂君惑於我必亂國無乃以國民之故行強於君君未終命而致君其奈何胡不殺我無以一妾亂百姓公曰惠其民而不惠其父乎驪姬曰爲民與爲父異夫殺君利國民孰不戴苟父利而得寵除亂而衆說妾不欲焉雖其愛君欲不勝也若紂有良子而先殺紂毋彰其惡鈞死也毋必假手於武王以廢其祀自吾先君武公兼翼而楚穆弑成此皆爲民而不顧親君不早圖禍且及矣公懼曰奈何而可驪姬曰君何不老而授之政彼得政而治之殆將釋君乎公曰不



可吾將圖之由此疑太子驪姬乃使人以公命告太子曰君夢見齊姜亟往祀焉申生祭于曲沃歸福于絳公田不在驪姬受福乃真鴆于酒施毒于脯公至召申生將胙驪姬曰食自外來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地墳申生恐而出驪姬與犬死飲小臣小臣死之驪姬乃仰天叩心而泣見申生哭曰嗟乎國子之國子何遲爲君有父恩恐之况國人乎弑父以求利人執利之獻公使人謂太子曰爾其圖之太傅里克曰太子入自明可以生不則不可以生太子曰吾君老矣若入而自明則驪姬死吾君不安遂自經於新城廟公遂殺少傅杜原款使闞楚刺重耳重耳奔狄使賈華刺夷吾夷吾奔梁盡逐群公子乃立奚齊

頌曰

驪姬繼母 惑亂晉獻 謀譖太子 毒酒爲權
果弑申生 公子出奔 身又伏辜 五世亂昏

魯宣繆姜

繆姜者齊侯之女魯宣公之夫人成公母也聰慧而行亂故謚曰繆初成公幼繆姜通於叔孫宣伯名喬如喬如與繆姜謀去季孟而擅魯國晉楚戰于鄆陵



公出佐晉將行姜告公必逐季孟是背君也公辭以
晉難請反聽命又貨晉大夫使執季孫行父而止之
許殺仲孫蔑以魯士晉爲內臣魯人不順喬如明而
逐之喬如奔齊魯遂擯繆姜于東宮始往繆姜使筮
之遇艮之六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善之長也
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終故不可誣
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
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
可謂利棄位而放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
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不
得出矣卒薨於東宮君子曰惜哉繆姜雖有聰慧之
質終不得掩其淫亂之罪詩曰士之耽兮猶可說
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此之謂也

頌曰

繆姜淫泆 宣伯是阻 謀逐季孟 欲使專魯
既廢見擯 心意摧下 後雖善言 終不能補

陳女夏姬

陳女夏姬者大夫夏徵舒之母也其狀美好無匹內
挾技術蓋老而復壯者三爲王后七爲夫人公侯爭
之莫不迷惑失意夏姬之子徵舒爲大夫公孫寧儀
行父與陳靈公皆通於夏姬或衣其衣以戲於朝泄
治見之謂曰君有不善子宜掩之今自子率君而爲
之不待幽間於朝廷以戲士民其謂爾何二人以告



靈公靈公曰衆人知之吾不善無害也泄治知之寡人耻焉乃使人徵賊泄治而殺之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召微舒也公戲二子曰微舒似汝二子亦曰不若其似公也微舒疾此言靈公罷酒出微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公孫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其明年楚莊王舉兵誅微舒定陳國立午是爲成公莊王見夏姬美好將納之申公巫臣諫曰不可王討罪也而納夏姬是貪色也貪色爲淫淫爲大罰願王圖之王從之使壞後垣而出之將軍子反見美又欲取之巫臣諫曰是不祥人也殺御叔弑靈公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天下多美婦女何必取是子反乃止莊王以夏姬與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郟亡其尸其

子黑要又通於夏姬巫臣見夏姬謂曰子歸我將汝及恭王即位巫臣聘於齊盡與其室俱至鄭使人召夏姬曰尸可得也夏姬從之巫臣使介歸幣於楚而與夏姬奔晉大夫子反怨之遂與子重滅巫臣之族而分其室詩云乃如之人兮懷婚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言嬖色殞命也

頌曰

夏姬好美

滅國破陳

走二大夫

殺子之身

殆誤楚莊

敗亂巫臣

子反悔懼

申公族分

齊靈聲姬

聲姬者魯侯之女靈公之夫人太子光之母也號孟
子淫通於大夫慶尅與之蒙衣乘輦而入于闕鮑牽



見之以告國佐國佐召慶尅將詢之慶尅久不出以告孟子曰國佐非我孟子怒時國佐相靈公會諸侯于柯陵高子鮑子處內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內君而欲立公子角國佐知之公怒則鮑牽而逐高子國佐佐遂奔莒更以崔杼爲大夫使慶尅佐之乃帥師圍莒不勝國佐使人殺慶尅靈公與佐盟而復之孟子又愬而殺之及靈公薨高鮑皆復遂殺孟子齊亂乃息詩云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此之謂也

頌曰

齊靈聲姬 厥行亂失 淫於慶尅 鮑牽是疾 譖愬高鮑 遂以奔亡 好禍用亡 亦以事喪

齊東郭姜

齊東郭姜者棠公之妻齊崔杼御東郭偃之婦也姜而有色棠公死崔子弔而說姜遂與偃謀娶之既居其室比於公宮莊公通焉驟如崔氏崔子知之異曰公以崔子之冠賜侍人崔子愠告有疾不出公登臺以臨崔子之宮由臺上與東郭姜戲公下從之東郭姜奔入戶而閉之公推之曰開余東郭姜曰老夫在此未及收髮公曰余聞崔子之疾也不聞崔子與姜自側戶出閉門聚衆鳴鼓公恐擁柱而歌公請于崔氏曰孤知有罪矣請改心事吾子若不信請盟崔子曰臣不敢聞命乃避之公又請於崔氏之宰曰請就元君之廟而死焉崔氏之宰曰君之臣杼有疾不在



侍臣不敢聞命公踰墻而逃崔氏射中公中踵公反墮遂弒公先是時東郭姜與前夫子棠母咎俱入崔子愛之使為相室崔子前妻子二人大子城少子疆及姜入後生二子明成成有疾崔子廢成而以明為後成使人請崔邑以老崔子哀而許之棠母咎與東郭偃爭而不與成與疆怒將欲殺之以告慶封慶封齊大夫也陰與崔氏爭權欲其相滅也謂二子曰殺之於是二子歸殺棠母咎東郭偃於崔子之庭崔子怒愬之於慶氏曰吾不肖有子不能教也以及於此吾事夫子國人之所知也唯辱使者不可以已慶封乃使盧蒲癸帥徒衆與國人焚其庫廡而殺成姜崔氏之妻曰生若此不若死遂自經而死崔子歸見庫廡

皆焚妻子皆死又自經而死君子曰東郭姜殺一國君而滅三室又殘其身可謂不祥矣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寔先敗此之謂也

頌曰

齊東郭姜 崔杼之妻 惑亂莊公 毋咎是依
禍及明成 爭邑相殺 父母無聊 崔氏遂滅

衛二亂女

衛二亂女者南子及衛伯姬也南子者宋女衛靈公之夫人通於宋子朝太子蒯聚知而惡之南子讒太子於靈公曰太子欲殺我靈公大怒蒯聚奔宋靈公薨蒯聚之子輒立是為出公衛伯姬者蒯聚之姊也孔文子之妻孔悝之母也悝相出公文子卒姬



與孔氏之豎渾良夫淫姬使良夫於蒯瞶蒯瞶曰子
苟能內我於國報子以乘軒免于三死與盟許以姬
為良夫妻良夫喜以告姬姬大悅良夫乃與蒯瞶入
舍孔氏之圃昏時二人蒙衣而乘遂入至姬所已食
姬杖戈先太子與五介胄之士迫其子懼於厠強盟
之出公奔魯子路死之蒯瞶遂立是為莊公殺夫人
南子又殺渾良夫莊公以戎州之亂又出奔四年而
出公復入將入大夫殺孔悝之母而迎公二女為亂
五世至悼公而後定詩云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
無儀不死何為此之謂也

頌曰

南子惑淫 宋朝是親 譖彼蒯瞶 使之出奔

悝母亦嬖 出入兩君 二亂交錯 咸以滅

趙靈吳女

趙靈吳女者號孟姚吳廣之女趙武靈王之后也初
武靈王娶韓王女為夫人生子章立以為后章為太
子王嘗夢見處女鼓瑟而歌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苒
之榮命兮命兮逢天時而生曾莫我羸羸異日王飲
酒樂數言所夢想見其人吳廣聞之乃因后而入其
女孟姚甚有色焉王愛幸之不能離數年生子何孟
姚數微言后有淫意太子無慈孝之行王乃廢后與
太子而立孟姚為惠后以何為王是為惠文王武靈
王自號主父封章於代號安陽君四年朝羣臣安陽
君來朝主父從旁觀窺羣臣宗室見章纍然也反目



於弟心憐之是時惠后死久恩衰乃欲分趙而王章
於代計未決而輟主父遊沙丘宮章以其徒作亂李
先乃起四邑之兵擊章章走主父主父開之允因圍
主父宮既殺章乃相與謀曰以章圍主父卽解兵吾
屬夷矣乃遂圍主父主父欲出不得又不得食乃探
雀鷲而食之三月餘遂餓死沙丘宮詩曰流言以對
寇攘式內言不善之從內出也

頌曰

吳女若頰 神寤趙靈 既見嬖近 惑心乃生
廢后興戎 子何是成 生閉沙丘 國以亂傾

楚考李后

楚考李后者趙人李園之女弟楚考烈王之后也初

考烈王無子春申君患之李園爲春申君舍人乃取
其女弟與春申君知有身園女弟因間謂春申君曰
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今君相楚三十餘年而
王無子即百歲後將立兄弟即楚更立君後彼亦各
貴其所親又安得長有寵乎非徒然也君用事又多
失禮於王兄弟王兄弟誠立禍且及身何以保相印
江東之封乎今妾知有身矣而人莫知妾之幸君未
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楚王必嬖妾賴天有
子則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
測之罪乎春申君大然之乃出園女弟謹舍之言之
考烈王召而幸之遂生子悼立爲太子園女弟爲后
而李園貴用事養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及考烈王



死園乃殺春申君滅其家悼立是爲幽王后有考烈
王遺腹子猶立是爲哀王考烈王弟公子負芻之徒
聞知幽王非考烈王子疑哀王乃襲殺哀王及太后
盡滅李園之家而立負芻爲王五年而秦滅之詩云
盜言孔甘亂時用鋏此之謂也

頌曰

李園女弟 發迹春申 考烈無子 果得納身
知重而入 遂得爲嗣 既立哱本 宗族滅弒

趙悼倡后

倡后者趙悼襄王之后也前日而亂一宗之族既寡
悼襄王以其美而取之李牧諫曰不可女之不正國
家所以覆而不安也此女亂一宗大王不畏乎王曰
亂與不亂在寡人爲政遂娶之初悼襄王后生子
爲太子倡后旣入爲姬生子遷倡后旣嬖幸於王陰
譖后及太子於王使人犯太子而陷之於罪王遂廢
嘉而立遷黜后而立倡姬爲后及悼襄王薨遷立是
爲幽閔王倡后淫佚不正通於春平君多受秦賂而
使王誅其良將武安君李牧其後秦兵徑入莫能距
遷遂見虜於秦趙亡大夫怨倡后之譖太子及殺李
牧乃殺倡后而滅其家共立嘉於代七年不能勝秦
趙遂滅爲郡詩云入而無禮不死胡俟此之謂也

頌曰

趙悼倡后 貪叨無足 隳廢后適 執詐不慙
淫亂春平 窮意所欲 受賂亡趙 身死滅國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報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陳辯女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七終

劉向古列女傳卷之八

周郊婦人

周郊婦人者周大夫尹固所遇於郊之婦人也周報王之時王子朝怙寵爲亂與敬王爭立敬王不得入尹固與召伯盈原伯魯附於子朝春秋魯昭二年六月晉師納王尹固與子朝奉周之典籍出奔楚數日道還周郊婦人遇郊尤之曰處則勸人爲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其過三歲乎至昭公二十九年京師果殺尹固君子謂周郊婦人惡尹氏之助亂知天道之不祐示以大期終如其言詩云取辟不遠昊天不忒此之謂也

陳辯女



辯女者陳國採桑之女也晉大夫解居甫使於宋道
過陳遇採桑之女止而戲之曰女爲我歌我將舍汝
採桑女乃爲之歌曰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
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大夫又曰爲我歌其
二女曰墓門有梅有鶉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止訊
予不顧顛倒思予大夫曰其梅則有其鶉安在女曰
陳小國也攝乎大國之間因之以饑餓加之以師旅
其人且亡而况鶉乎大夫乃服而釋之君子謂辯女
貞正而有辭柔順而有守詩云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此之謂也

聶政姊

齊勇士聶政之姊也聶政母旣終獨有姊在及爲

陽嚴仲子刺韓相俠累所殺者數十人恐禍及姊因
自披其面抉其目自屠剔而死韓暴其尸於市購問
以千金莫知爲誰姊曰弟至賢愛妾之軀滅吾之弟
名非弟意也乃之韓哭聶政尸謂吏曰殺韓相者妾
之弟軹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尸下晉趙楚衛聞
之曰非獨聶政之勇乃其姊者烈女也君子謂聶政
姊仁而有勇不去死以滅名詩云死喪之威兄弟孔
懷言死可畏之事唯兄弟甚相懷此之謂也

王孫氏母

王孫氏母者齊大夫王孫賈之母也賈年十五事齊
閔王國亂閔王出見弑國人討賊王孫母謂賈曰
汝朝出而晚來則吾倚門而望汝汝暮出而不還則



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汝尚何歸乎王孫賈乃入市中而令百姓曰淖齒亂齊國弑閔王欲與我誅之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人與之誅淖齒刺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毋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陳嬰毋

漢崇邑侯陳嬰之母也始嬰為東陽令大居縣素信為長者秦二世之時東陽少年殺縣令相聚數千人欲立長帥未有所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強立之縣中從之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毋曰我為子家婦聞先故不甚貴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以兵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敗則易以亡可無為人所指名也

嬰從其言以兵屬項梁梁以為上柱國後項氏敗嬰歸漢以功封崇邑侯君子曰嬰毋知天命又能守先故之業流祚後世謀慮深矣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也

王陵毋

漢丞相安國侯王陵之母也陵始為縣邑豪高祖徵時兄事陵及高祖起沛陵亦聚黨數千以兵屬漢王項羽與漢為敵國得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嚮坐陵毋欲以招陵陵毋既而私送使者泣曰為老妾語陵善事漢王漢王長者無以老妾故懷二心言妾已死也乃伏劍而死以固勉陵項羽怒烹之陵志益感終與高祖定天下位至丞相封侯傳爵五世君子謂



王陵母能棄身立義以成其子詩云我躬不閱違恤
我後終身之仁也陵母之仁及五世矣

張湯母

漢御史大夫張湯之母也湯以文法奉漢孝武帝爲
御史大夫好勝陵人母數責怒性不能悛改後果爲
丞相嚴青翟及三長史所怨會趙王上書言湯罪繫
廷尉丞相及三長史共致其罪遂自殺昆弟諸子欲
厚葬之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亦何厚葬
載以牛車有棺而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
子乃盡案誅三長史丞相嚴清翟自殺君子謂張湯
母能克已感悟時主詩云彼美孟姜德音不忘此之
謂也

傅不疑母

漢京兆尹傅不疑之母也仁而善教爲京兆尹行縣
錄囚徒還其母輒問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
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故不疑爲吏不
嚴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詩云昊天疾威敷
于下土言天道好生疾威虐之行于下上也

楊夫人

楊夫人者漢丞相安平侯楊敞之妻也漢昭帝崩昌
邑王賀即帝位淫亂太將軍霍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謀欲廢賀更立帝議已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敞
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浹背徒曰唯唯而已延年出
更衣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之大事今大將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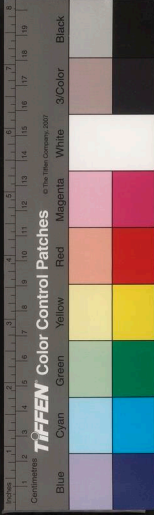
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敞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請奉大將軍教令遂共廢昌邑王立宣帝居月餘敞薨益封三千五百戶君子謂敞夫人可謂知事之機者矣詩云辰彼碩女令德來教此之謂也

霍夫人顯

霍夫人顯者漢大將軍博陸侯霍光之妻也奢淫虐害不循軌度光以忠慎受孝武皇帝遺詔輔翼少主當孝宣帝時又以立帝之功甚見尊寵人臣無二顯有小女字成君欲貴之其道無由會宣帝許后當產疾顯乃謂女監淳于衍曰婦人挽乳大故十死一生

公皇后當挽身可因投藥去之使我女得爲后富貴

共之衍承其言捧附子碎太醫大丸中持入遂藥弒許后事急顯以情告光光驚愕業已治衍奏因令上署勿論顯遂爲成君衣補治入宮具果立爲后是時許后之子以正適立爲太子顯怒歐血不食曰此乃帝在民間時子安得爲太子即我女有子反當爲王耶復教皇后令毒殺大子皇后數召太子食保阿輕先嘗之光既薨子禹嗣爲博陸侯顯改更光時所造瑩而侈大之築神道爲輦閣幽閉良人奴婢又治第宅作乘輿輦盡繡網鞞黃金塗爲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遊戲又與監奴馮子都淫亂禹等縱弛日甚宣帝既聞霍氏不道又弒許后事泄顯恐怖乃謀爲



逆欲廢天子而立禹發覺霍氏中外皆腰斬而顯棄
市后廢處昭臺宮詩云廢爲殘賊莫知其尤言肆於
惡不知其爲過霍夫人顯之謂也

嚴延年母

河南太守東海嚴延年之母也生五男皆有吏材至
二千石東海號曰萬石嚴嫗延年爲河南太守所在
名爲嚴能冬月傳屬縣囚論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
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
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
母閉閣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閣下母乃見之因責數
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
安愚民願乘刑罰多刑殺人欲以致威豈爲民父母

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因爲御歸府舍母畢正
已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
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海掃除墓地耳遂去
歸郡見昆弟宗族復爲言之後歲餘爲府丞所章結
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案驗遂棄延年於市東海莫
不稱母賢智君子謂嚴母仁智信道詩云心之憂矣
寧自全矣其嚴母之謂也

漢馮昭儀

漢馮昭儀者孝元帝之昭儀右將軍光祿勳馮奉世
之女也元帝二年昭儀以選入後宮始爲長使數月
爲美人生男是爲中山孝王美人爲婕妤建昭中上
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從熊逸出圍攀檻欲上殿左右



貴人傳昭儀皆驚走而馮婕妤直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婕妤人情皆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傅昭儀等皆慙明年中山王封乃立婕妤好爲昭儀隨王之國號中山太后君子謂昭儀勇而慕義詩云公之媚子從公于狩論語曰見義不爲無勇也昭儀兼之矣

王章妻女

王章妻女漢京兆君上仲卿之妻及其女也仲卿爲書生學於長安獨與妻居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訣泣涕妻呵怒曰仲卿尊貴在朝廷誰愈於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

至京兆尹成帝舅太將軍王鳳秉政專權章雖貧所舉意不肯附會有日食之變章上封事言鳳不可任用事成當上妻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流涕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書遂上天子不忍退鳳章由是爲鳳所陷事至大逆收繫下獄章有小女年十二夜號哭曰平日坐獄上聞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我君也明日問之果死妻子皆徙合浦鳳薨後成都侯王商爲大將軍閔章無罪白還其妻子財產田宅衆庶給之君子謂王章妻知卷舒之節詩云昊天已威予慎無罪言王爲威虐之政則無罪而遭咎也

班婕妤

班婕妤者左曹越騎班况之女漢孝成皇帝之婕妤也賢才通辯始選入後宮爲少使俄而大幸爲婕妤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辭曰觀古圖書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之末主乃有女嬖今欲同輦得無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而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毋誦詩及竊窺德象女師之篇必三復之每進見上疏依古禮自鴻嘉之後成帝稍隆於女寵婕妤進侍者李平乎得幸立爲婕妤帝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乃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婕妤也其後趙飛燕姊妹有寵驕妬譖訴婕妤云挾邪詛祝考問班婕妤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修正尚未蒙福爲邪欲以何望且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誅

如其無知訴之何益故弗爲也上善其對而憐問之賜黃金百斤時飛燕驕妬婕妤恐久見危求供養皇太后於長信宮上許焉婕妤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曰承祖考之遺德兮荷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累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而鏡鑑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衰艷之爲尤美皇英之女舜兮榮任嬖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乎敢舍心而忘致歷年歲而悼懼兮閔繁華之不滋痛陽祿與祐館兮仍禱禱而離災豈一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日忽以移光兮遂奄莫



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供養
於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供灑掃於帷幄兮永終死
以爲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栢之餘休重曰潛玄
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扇華殿塵兮玉階苔中
庭萋兮綠草生廣屋陰兮帷幔暗房櫳虛兮風冷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繒兮絕素聲神眇眇兮窈窕
處君不御兮誰爲榮俯視兮丹墀思君兮履恭仰視
兮雲屋雙涕下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
憂惟人生兮一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嚮兮高明處
生民兮極休勉娛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祿衣白
華自古兮有之至成實朋婕妤充奉園陵憂因葬園
中君子謂班婕妤辭同董之言蓋宣后之志也進李

平於同列樊姬之德也釋詛祝之諧定姜之知也
供養於東宮寡李之行也及其作賦哀而不傷歸命
不怨詩云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
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其班婕妤之謂也

趙飛燕姊娣

趙飛燕姊娣者成陽侯趙臨之女孝成皇帝之寵姬
飛燕初生父母不舉三日不死乃收養之成帝常微
行出過河陽主樂作上見飛燕而悅之召入宮大幸
有女弟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乃封父臨爲成
陽侯有頃立飛燕爲皇后其弟爲昭儀飛燕爲后而
寵衰昭儀寵無比居昭陽舍其中廷彤朱殿上漆砌
皆銅沓黃金塗白玉階壁往往爲黃金釭函藍田璧



王明珠翠羽飾之後宮未嘗有焉姊娣專寵而悉無子嬌媚不遜嫉妬後宮帝幸許美人有子昭儀聞之謂帝曰常給我從中宮來今許美人子何從生懟以手自擣以頭擊柱從床上自投地涕泣不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爾帝曰我故語之反怒爲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如是不食謂何陛下常言約不負汝今許美人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之上者無憂也乃詔許氏夫人令殺所生兒葦篋盛緘之帝與昭儀共視復緘封以御史中丞印出埋獄垣下中宮史曹宮字偉能御幸生子帝復用昭儀之言勿問男女殺之官未殺昭儀怒掖庭獄丞籍武因中黃門奏事曰陛下無繼嗣子無

貴賤唯留意帝不聽時兒生八九日遂取去殺之昭儀與偉能書及藥令自死偉能得書曰采欲姊娣擅天下且我兒額上有壯髮似元帝今兒安在已殺之乎乃飲藥死自後御幸有子者輒死或飲藥自墮由是使成帝無嗣成帝旣崩援立外藩仍不繁育君子謂趙昭儀之凶孽與褒姒同行成帝之惑亂與周幽王同風詩云池之竭矣不云自濱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成帝之時舅氏擅外趙氏專內其自竭極蓋亦池泉之勢也

漢孝平王后

漢孝平王后者安漢公太傅大司馬王莽之女孝平皇帝之后也爲人婉淑有節行平帝即位后年九歲



莽秉政欲只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設詐以成其禮
諷皇太后遣長樂少府宗正尚書令納采太師大司
徒大司空以下四十人皮弁素積而告宗廟明年春
遣司徒司空左右將軍奉乘輿法駕迎皇后于安漢
公第司徒授璽綬登車稱警蹕時自上林延壽門入
未央前殿群臣就位行禮畢大赦天下賜公卿下至
趨宰執事皆有差后立歲餘平帝崩後數年莽篡漢
位后年十八自劉氏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哀傷
意欲嫁之令立國將軍孫建世子豫將醫往問疾后
大怒笞鞭旁侍御因廢疾不肯起莽遂不敢強也及
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
中而死君子謂平后體自然貞淑之行不為存亡改
意可謂節行不虧活者矣詩曰豈敢怨豈敢實惟我
之死矢靡他此之謂也

更始韓夫人

漢更始韓夫人者更始皇帝劉聖公之夫人也佞諂
邪媚嗜酒無禮初王莽之末更始以新市平林下江
之衆起自立為更始將軍兵威日盛遂自立為帝以
紹漢統及申屠建討莽首詣宛更始視之曰不如此
當與霍光等韓夫人曰不如此帝那得之其佞巧得
更始意如此更始既惰於政事而韓夫人嗜酒淫色
日與更始醉飽沉湎乃令侍中於幃幕之內詐為更
始與群臣語群臣知非更始聲莫不怨恨尚書奏事
韓夫人曰帝方對我飲樂正用是時來奏事由是綱



紀不攝諸侯離叛赤眉入關不能制乃將妻子奉天子璽綬降於赤眉爲赤眉所殺詩云彼昏不知一醉日富其更始與韓夫人之謂也

梁鴻妻

梁鴻妻者右扶風梁伯淳之妻同郡孟氏之女其姿貌甚醜而德行甚修鄉里多求者而女輒不肯行年三十父母問其所欲對曰欲節操如梁鴻者時鴻未娶扶風世家多願妻者亦不許問孟氏女賢遂求納之孟氏盛飾入門七日而禮不成妻跪問曰竊聞夫子高義斥數妻妾亦已偃蹇數夫今來而見擇請問其故鴻曰吾欲得衣裘褐之人與共遁世避時今若衣綺繡傳黛墨非鴻所願也妻曰竊恐夫子不堪妾

幸有隱居之具矣乃更簪衣雄髻而前鴻喜曰如此者誠鴻妻也字之曰德曜名孟光自名曰運期字侯光共遊逃霸陵山中此時王莽新敗之後也鴻與妻深隱耕耘織作以供衣食誦書彈琴忘富貴之樂後復相將至會稽賃舂爲事雖雜庸保之中妻每進食舉案齊眉不敢正視以禮修身所在敬而慕之君子謂梁鴻妻好道安貧不及汲於榮樂論語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此之謂也

明德馬后

明德馬后者漢明帝之后伏波將軍新息忠成侯馬援之女也少有岐嶷之性年十三以選入太子家接待同列如承至尊先人後已發於至誠由此見寵時



及政事后推心以對無不當理意有所未安則明陳其故是時後宮未有妊育者常言繼嗣當時而立薦達左右如恐弗及其後宮有進見者輒奉養慰納之其寵益進者與之愈隆是時宮中尚無人事皆自爲舞衣袿裁成手皆瘵裂終未嘗與侍御者私語防僮御雜錯或因有所訴恐萬分見於顏色故預絕其漸其慎微如是永平三年有司奏立長秋官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即其人也遂登后位身衣大練御者禿裙不緣率皆羗胡倭越未嘗請舊人僮使諸王親家朝請望見后袍極窳疏反以爲綺就視乃笑后曰此繒染色好故用之耳老人知者無不嗟息性不喜出入游觀未嘗臨御窓又

不好音樂上時幸苑囿離宮以故希從輒戒言不令晨起及禽因陳風邪霧露之戒辭意甚備上納焉誦易經習詩論春秋略說大義讀楚辭不竟賦頌過耳疾浮華聽言觀論輒撻發其要讀光武皇帝本紀至於獻千里馬寶劍者上以馬駕鼓車劍賜騎士手不持珠玉后未嘗不嘆息時有楚獄因證相引繫者甚多后恐有單辭妾相覆冒承間爲上言之惻然感動於是上表夜起彷徨思諭所納非臣下得聞后志在克已輔佐不以私家干朝廷見爲虎賁中郎弟黃門侍郎訖永平世不遷當明帝體不安召黃門侍郎防奉參醫藥夙夜勤勞及帝崩后作起居注省去防參醫藥事公卿諸侯上書言宜遵舊典封舅氏太后詔



曰外戚橫恣爲世所傳永平中常自簡練知舅氏不可恣不令在樞機之位今永早連年民流滿道至有饑餓而施封拜失宜不可且先帝言諸王財今半楚淮陽王吾子不當與先武帝子等今柰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自東修異欲上不負先帝下不虧先人之德身服大練練裙食不求所甘左右旁人皆無香薰之飾但布帛耳如是者欲身帥衆也以爲外親見之當傷心自克但反共言太后素自喜儉前過濯龍門上見外家問起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蒼頭衣練襟領袖正白顧視旁御者遠不及也亦不譴怒但絕其歲用糞以黜止謹耳知臣莫若君况親屬乎人之所以欲封侯者欲以祿食養其親奉修祭祀身溫飽

祭祀則受大官之牲郡國既珍司典忝稷身則衣御府之餘繒尚未足耶必當得一聯上令長樂宮有負言之責內亦不愧于世俗乎先是特城門越騎校尉治毋喪起墳微大後太后以爲言惶懼即時削減成墳上下相承保奉法度王主諸家莫敢犯禁廣平鉅鹿樂成王入問起居見車騎鞍勒皆純黑無金銀采飾馬不踰六尺章帝綠大后意白賜錢五百萬新平主衣緹縞直領謫以不得厚賜於是親戚被服如一教化不嚴而從以躬親率先之故也置織室蚕室濯龍中后親往來占視於內以爲娛樂教諸小王試其誦論術術和樂日夕論道以終厥身其視養章帝過所生章帝奉之竭盡孝道君子謂德后在家則可爲



象女師範在國則可為母后表儀詩云惟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此之謂也

梁夫人媼

梁夫人媼者梁竦之女樊調之妻漢孝和皇帝之媼恭懷皇后之同產姊也初恭懷后以選入掖庭進御于孝章皇帝有寵生和帝立為太子竦后母養焉和帝之生梁氏喜相慶賀聞竦后竦后驕恣欲專恣害外家乃誣陷梁氏時竦在本郡安定詔書收殺之家屬裁九真後和帝立竦后崩諸竦以罪惡誅放媼從民間上書自訟曰妾同產女弟貴人前充後官蒙先帝厚恩得見龍乘皇天授命育生明聖況體陛下為竦志兄弟所譖訴而破亡父殊冤乎 誠體骨不捨

耳今老母孤弟遠徙萬里獨妾脫身竄伏草野嘗歿命無由自達今遭陛下神聖之德撫統萬里憲兄弟奸惡伏誅海內矜然各得其所妾幸蘇息我目更視敢死自陳父既沒不可復生母垂年七十弟棠等先在絕域不知妾生願乞母弟還本郡收葬竦骨妾聞文帝即位漢氏蒙達宣帝紀統史氏復興女自悲既有薄史之親獨不得蒙外戚餘恩章疏上天子感悟使中常侍掖庭令雜訊問知事明審引見應對上泣涕賞賜義姊媼既美有節行又首追此事上甚善之稱梁夫人擢媼夫樊調為郎中遷羽林郎將恭懷后喪乃改殯於承光宮葬為陵追謚竦為襄親愍侯徵還母及弟等及既到乃封侯食邑三千戶



君子謂梁夫人以哀辭發家開悟時主榮父之媿還
毋萬里為家門與三國之祚使天子成毋子之禮
云世之不顯厥猶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此之謂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